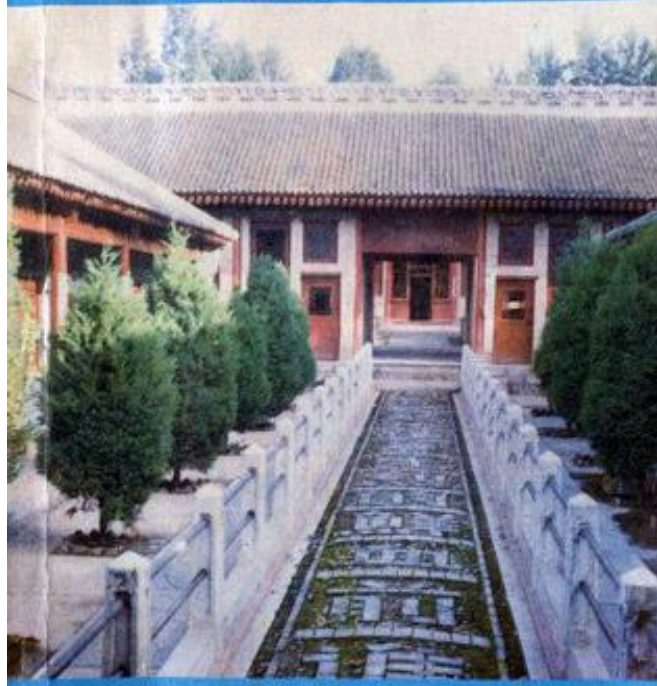


陕西历史文物丛书



渭華起義

陕西历史文物丛书

渭 华 起 义

渭华起义旧址文管所 编

陕西人民出版社

永垂不朽
清华起义烈士

邓小平同志一九八五年十一月二十日

为清华起义烈士纪念塔题词

渭华起義的革
命精神永放光芒。

习仲勋

九六年题

习仲勋同志为渭华起义的题词

為革命犧牲
精神永存

徐向前一九六六年十二月

徐向前同志为渭华起义死难烈士的题词

渭华暴动永垂青史

高克林

一九六六年元月十五日

高克林同志为渭华起义题词

渭華起義精神永放光芒

汪鋒 一九六六年
十月

汪鋒同志为渭華起義的題詞

渭華起了革命
西共產黨人和革命
群眾對反動統治實
幻武裝鬥爭的號角

呂劍人

丁卯年冬題

呂劍人同志为渭华起义的题词

清华起义史是进行

革命传统教育的好教材

王云
无七年十月

王云同志为清华起义的题词

震动西北的渭华革命
精神永为楷模

周益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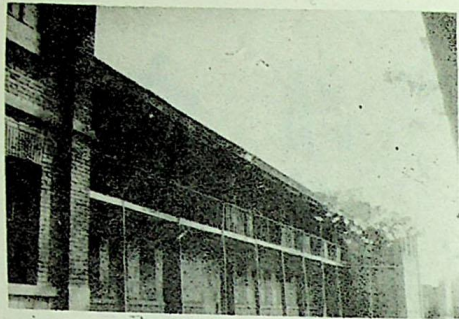
一九二七年冬月

周益三同志为渭华起义的题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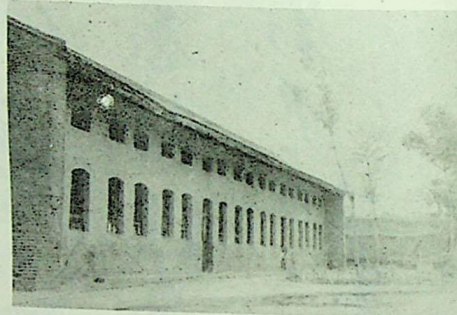
高塘原上舉旗後
涓華暴動以南北

劉力貞
一九二九年五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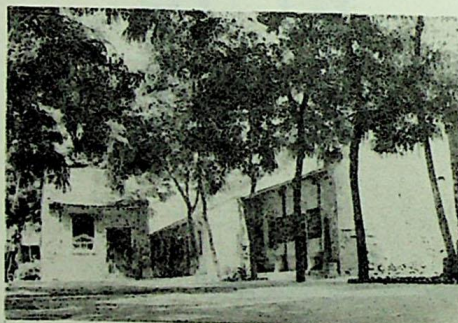
刘力贞同志为清华起义的题词



◀ 陕西党团创建的发祥地—渭南赤水职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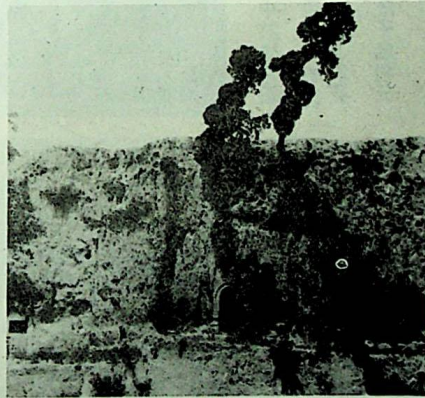
▶ 渭南县党、团县委活动的据点——渭南县东关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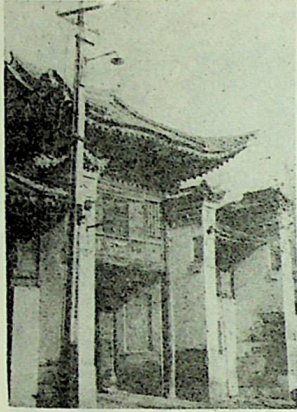
◀ “二·二九”革命行动旧址—渭南县宣化小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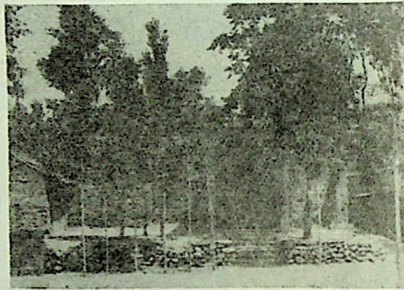
▲ 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唐澍、军委主席刘景桂办公旧址——华县高塘小学五间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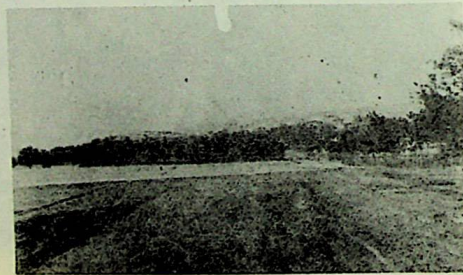
▶ 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在华县东阳江村药王洞成立。



◀ 渭华区苏维埃政府筹备处旧址——华县高塘会馆，在此门前空场上，西北工农革命军和渭华起义农民曾举行万人军民联欢大会。



▶ 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机关旧址——华县东阳堡子底村三教堂。



◀ 一九二八年五月四日，陕东赤卫队在渭南沈河川望岗岭成立。

献给在渭华起义革命斗争中英勇奋斗

的 革 命 先 辈 们

目 录

一、	序言
二、	渭华起义简史
三、	渭华起义的领导机关——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
四、	渭华起义中的西北工农革命军
五、	渭华起义中的陕东赤卫队
六、	渭华起义时期的工农革命政权——苏维埃
七、	渭华起义烈士英名录
八、	编后记

序 言

渭华起义是二十年代发生在陕西东部、以渭华原为中心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至今已经六十个春秋了。这次起义，是陕西省委在党的“八·七”会议精神指引下，发动和领导的一次由当地农民和一部分正规部队相结合的群众性武装起义。起义军民在敌人强大的压力下，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初开始，坚持了近两个月。这次起义是当时陕西地区规模最大、影响最深的一次起义，就全国来说，也是比较大的一次起义。起义军民高举工农武装革命的红旗，同陕西反动当局与地主豪绅恶势力，进行了英勇不屈的坚决的斗争，给了军阀、豪绅反动统治一个有力地打击。在很短的时间里，就摧毁了国民党地方反动政权，建立起基层苏维埃政府，在四面白色恐怖笼罩的局势之中，在渭华原上形成了红色政权武装割据的局面。

渭华地区革命局面的形成，是和农民群众，革命部队以及党团员的英勇斗争精神分不开的。在这里，值得着重一提的是，当年有一批青年知识分子，他们始终站在革命斗争的前列，都能以革命大业为己任，党指到哪里就到哪里，党叫干啥就干啥，从不计较个人的利害得失；并能艰苦奋斗、不惜牺牲、前仆后继、视死如归，表现了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在整个暴动过程中‘青年们浴血奋战的事迹，雄辩地说明党教育出来的青年们具有坚强的革命性，是任何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吓不倒、压不服的。就他们个人来说，为什么能表现得如此坚决、勇敢呢？因为他们都有崇高的理想、坚定的信念和一颗爱国主义的热心。他们确信：马克思主义是颠扑不破的真理；共产主义在中国一定能实现。并且认定共产党所指引的路线是正确的，只有把革命搞成功，中国才能富强，人民才能翻身做主。这就是他们坚决革命、奋力拼搏的精神支柱和动力。

在起义斗争中，不少忠勇的同志，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信念而壮烈牺牲了。他们虽然“出师未捷身先死”，但却为中国革命事业立

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如果当年没有这样一批拼死创业的英雄人物，哪里会有今天巍然屹立于世界的新中国呢？）这些具有大无畏革命精神和高尚品德的革命英烈，他们的高大形象，将会永远铭记在人们的心中，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他们之所以光荣伟大，就在于在党和人民需敢的时候，要勇于挺身而出，不惜牺牲，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为陕西人民在党领导下的革命斗争历史谱写下光辉的一页，并诱发后代继往开来，革命到底。

在强大敌人的围攻之下，渭华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历史意义是相当深远的。这主要有三个方面：首先是揭露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和惨无人道的狰狞面目，打击了敌人的反革命气焰，扩大和加深了我们党在广大群众中的影响；其次是在渭华地区撒下了革命的种子，“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为这就是陕西地区我们党后来开展工作创造了条件；第三是对后来开展武装斗争，创立革命根据地积累了有益的经验。总而言之，渭华起义确实应该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占有它应有的地位，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当前大力开展精神文明建设的时期，用党的革命历史，对青年一代进行传统教育是十分必要的。因为这可以使他们从中得到启示，了解到中国革命的胜利，人民共和国的建立，都是来之不易，从而珍惜胜利果实，增强热爱党，热爱祖国的思想观念。提高青年们的政治思想水平，提高广大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对我国四化建设的热情，进而激发他们以革命英烈为楷模无私地献身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的宏伟事业。用渭华起义的历史教育青年，自然会收到上述那样的积极效果。渭华起义旧址文管所编写的《渭华起义》，如实地记述了渭华起义的历史事实和革命先烈们奋勇斗争的英雄事迹，确是一部有益的教材。

王 云

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十六日

渭华起义简史

一九二七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三十八万革命者先后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屠刀之下。在中国革命存亡攸关的紧急时刻，中共中央于八月七日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全国各地迅速燃起了武装斗争的革命烈火。

经党中央批准，在中共陕西省委、陕东特委的领导下，一九二八年五月，渭华武装农民与我党领导的李虎臣部的许权中旅起义部队一一西北工农革命军在以高塘、塔山为中心的渭华地区，发动了中国共产党建立以来震撼西北的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这次武装起义，是我党经历了长期的艰苦卓绝的斗争和积极的全面的准备，逐步发展起来的。

教育阵地传播马列

革命种子扎根渭华

渭华地区是陕西省建立党、团组织最早的地区之一。二十年代初期，魏野畴、王尚德、王复生、陈述善等革命先驱就在渭华地区以学校为阵地，满腔热情地传播马列主义，做艰苦的革命启蒙工作，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一九二一年夏，魏野畴应教育界知名人士杨松轩先生邀请，由北京回陕，在咸林中学任教并兼任教务主任，他立志改革教育，改造社会，在咸中积极宣传“五·四”以来的新思想、新文化，并倡议增设了《社会科学概论》，《马克思主义基本知识》等六门课程。在魏野畴倡议下，一九二二年三月，王复生（中共早期党员）等经北大同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会员杨钟键的介绍，离京赴陕，到华县咸林中学任

教。魏野畴、王复生，王懋廷等人一起，在学生中传播马列主义。他们向学生介绍党、团刊物《向导》、《先驱》、《中国青年》等，指导学生成立学生自治会、青年会、读书会、体育会、民权运动大同盟等组织，把学生紧密团结在自己周围。一九二二年夏，魏野畴受封建顽固势力排挤离开华县。一九二三年春，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的消息传到咸林中学，王复生发动全校师生召开大会，悼念死难烈士，声讨帝国主义、封建军阀的血腥罪行，并在华县县城举行了示威游行。

一九二二年七月，王尚德受董必武和党团组织的派遣由武汉回陕建立团的组织，开辟革命工作。八月间，王尚德便同张浩如、刘建侯三人建立起陕西地区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王尚德任书记。不久发展赵志宣、李尔克为团员。为长期斗争需要，在家乡渭南赤水镇，王尚德和张浩如等成立了“乡村教育研究会”，在此基础上，集资兴办了赤水职业学校。他们以学校为阵地，积极开展革命活动，将马列主义基础知识作为该校教学及课外读书活动的主要内容。如用《共产党宣言》、《唯物史观》、《资本主义浅说》、《阶级斗争》（恽代英译）、《向导》、《中国青年》、《今》（李大钊著）、《秀才造反论》（恽代英著）、《湘江评论》、《平民之友》等十余种书刊，指导学生学学习、研究马列主义。

为了广泛传播马列主义和扩大团组织，一九二二年下半年，王尚德同王复生在赤水职业学校召开了有潘自力、吉国桢、杜松寿、张秉仁、陈述善、李维屏、雷光显、关中哲等十多位咸林中学进步学生参加的会议，成立了“青年励志社”。咸林中学百分之二十的师生参加了这一组织，在王尚德、王复生等领导下，咸林中学和赤水职业学校的进步师生阅读进步刊物，讨论革命问题，并经常组织讲演团到高塘、下邽及附近乡镇进行宣传，开展革命活动。一九二三年到一九二五年，在咸中以“青年励志社”为骨干，正式成立了共青团华县支部，李维屏任书记，有团员十人，直属共青团赤水特支领导，开展革命宣传，扩大革命影响。

一九二四年五月下旬，团中央派武止戈到赤水巡视工作，指示要扩大和健全团的组织。王尚德于本年六月正式建立SY赤水支部干事会，自任书记，张浩如任会长，不久，赤水团支部扩大为赤水特别支部。先后发展的团员有程养谦、武维化、何思平、张宗逊、姚俊明、郭士斌、薛应选、薛应麟、王允端、姚明学、姚志哲、杨纯德等。是年秋，陈述善由北京朝阳大学归来，在华县谷堆小学任教，宣传马列主义，进行革命活动，建立了进步青年团体“高九（即高塘九里）青年同志会。”王尚德、陈述善即在谷校学生中发展团员，九月，建立了共青团高塘支部，发展的团员有李成栋、薛汉卓、高步佑等。

为了贯彻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精神，扩大关中地区团组织，西安地区团组织负责人张秉仁、高文敏（克林）、张敬维和三原县、华县等地进步青年组织的负责人共十五人，于一九二五年二月一日在赤水职业学校聚会，王尚德主持了这次会议，介绍了赤水团支部和陵东各进步团体的活动情况；张秉仁传达了团中央关于发展团组织和促进国民会议的召开等指示，经热烈讨论，会议决定：（一）、由李维屏、雷光显、张翠、侯澜等四人成立华县支部，以“青年励志社”为公开的活动团体；（二）、由姚志哲、薛应选、杨春德、田怀德等四人成立三原支部，以“青年同志共进社”为公开活动团体；（三）、赤水支部王尚德、张浩如、姚明学、程养谦以“平民教育服务团”为公开活动团体；（四）、各新成立的支部选举书记、报告团中央。嗣后，赤水、三原、华县咸中及谷堆地区的团组织开始积极而又慎重地发展团员，培养和发展了一大批优秀的革命中坚分子。

一九二五年秋，中共豫陕区委成立，九月下旬，中央和豫陕区委派吴化之来渭华整顿和发展党团组织。赤水、华县、高塘的一部分优秀团员转为党员。在吴化之指导下，十二月成立了中共赤水特别支部，王尚德任书记；不久，王尚德、陈述善即在谷校建立了中共高塘支部，陈述善为书记，属赤水特支领导。一九二六年末，农民运动兴起，在农村建立党、团组织的条件已经成熟，赤水特支、高塘支部即开始在附近农村中发展党、团员，并迅速发展、壮大；一九二六年十二月，

中共渭南地委成立。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一日，中共陕西省委成立，并建立了渭南、华县、五一（固市）等县县委。到一九二七年冬，中共渭南县委已领导三个区委，二十个支部，有党员二百一十三名。华县县委领导三个区委，二十五个支部，有党员一百八十四名。渭北以固市为中心成立了五一县，一九二六年五月，中共固市特支成立，一九二七年七月中旬，中共五一县委和渭南、华县县委同时诞生。到这年冬，中共五一县委下辖两个区委，九个支部，有党员一百三十二名。中共华阴支部有党员十名，中共临潼支部有党员十二名。省委“九·二六”会议后，渭华地区的党组织又有新的发展，据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党务概况”记载：“华县、渭南各有同志五百人，而农民同志占百分之七十五至八十，为全省同志数量最多而成份较好的县党部，”五一县有“同志约三百余人，农民同志亦占百分之五十以上。”原临潼支部改设成了县委；原华阴支部改设成了区委，属华县县委领导。

渭华地区的党组织首先在教育界蓬勃发展起来，渭南的渭南中学（即单级师范）、东关小学、赤水职小、五一县渭阳中学、华县咸林中学，县立一高、高塘小学、谷堆小学、七里寺小学、郑村小学及县教育局都是党团活动的据点。渭华两县的党团县委、区委机关基本上都设在学校里，这些学校的校长、

教职员大多数都是党团员，学生中也有不少党团员。在党团组织的领导下，渭华地区的学生运动是十分活跃的。

一九二五年四月，赤职、渭阳中学、谷堆小学的进步师生，分别举行了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大会。一九二五年夏，渭华两县的学生，在团赤水特支、华县团支部领导下，积极配合在西安开展的驱逐驻陕督办吴新田的斗争，先后成立了渭南学生联合会、华县学生联合会，接着又成立了陕东学生联合会，统一领导渭南、华县、临潼等县的学生开展驱吴斗争。一九二五年秋，团赤水特支领导渭南进步师生驱逐了摧残教育迫害革命师生的反动教育局长王述道。华县咸林中学、谷堆小学，在“五卅”运动时，组织了“沪案运动委员会”，领导学生

进行爱国主义宣传活动，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号召广大工农群众及各界人士“抵制日货”，并组织捐献活动，支援上海工人的反帝爱国斗争。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在全国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革命志士。为了纪念革命先烈，固市、赤水、高塘、华县、渭南等地各界群众分别举行追悼大会。在中共华县县委指导下，华县高塘小学教员、县委宣传部长陈述善、共产党员李维俊等组织高塘、谷堆两校学生及当地群众，在高塘镇召开追悼会，并在高塘小学校园内用砖铺砌了“同志们，赶快踏着先烈的鲜血前进啊！！！”十五个醒目的大字，悼念革命先烈，激励青年的革命意志。

由王尚德、王复生、陈述善等同志发起，在党组织的领导下，以“乡村教育研究会”、“平民教育服务团”、“青年励志社”及“高九青年同志会”等群众团体为阵地，在陕东农村广泛开展了平民教育运动，兴办平民夜校，组织学生利用节假日深入农村、学校，利用集会讲演宣传马列主义学说，宣传我党的主张。通过广泛的宣传、鼓动，解放了青年学生的思想，唤醒了在死亡线上挣扎的劳苦民众。经过数年的艰苦奋斗，发展、壮大了党团组织，形成了坚强的革命领导核心，培养了一大批革命中坚力量，为尔后的革命斗争，为一九二八年我党领导举行的渭华起义，在思想、组织、干部、起义力量等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反动统治暗无天日

农民运动风起云涌

渭华地区的革命斗争，起源于学生运动，继而扩展到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

渭华地区地处关中平原东部，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素为兵家必争之地。长期以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土豪劣绅操纵地方政权，兼并土地，贪赃枉法，肥摊过派，巧取豪夺，疯狂压榨劳动人民。二十年代以来，镇嵩匪军刘镇华祸陕，苛捐杂税，多如牛毛，仅渭南一

县，每月即要承担各种增税、派捐五十万元，其掠夺之惨，于此可见一斑。刘匪劫掠成性，残杀无辜，以一九二四年十一月为例，嵩匪在华阴、华县一带血洗数村，在华县小涨村，十日之内，就枪杀百姓七十余人，牲口、银元、棉花、细软被劫掠一空，其恶迹不胜枚举。更有甚者，麻振武，缙章保二匪认贼作父，抢占临、渭、二华，与刘匪狼狈为奸，烧拷农民，强要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若到那家，无人支应，便施焚烧，片刻之间，数十间民宅，化为灰烬。至于当地地主豪绅对农民的高租掠夺，重利盘剥，诸如“驴打滚”、“天天粮”、“隔夜粮”等阎王债的敲榨勒索，则更是为所欲为。另外，军阀、豪绅、贪官污吏互相勾结，凶残地迫害广大人民。军阀纵兵为匪，兵匪为伍，以匪养兵，农民尤遭其害，真是“匪满乡村兵满城”。渭华地区的广大劳苦大众不堪忍受军阀豪绅、贪官污吏的敲榨欺凌，开始自发地起来反抗，继而逐渐在当地党团组织的领导下，不断地向反动统治阶级及恶势力发动了一系列勇猛的进攻，充当了革命的先锋，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奇迹。

一九二三年五月，割烟（鸦片）以后，华县高塘太平里把持政权的大豪绅郭玉坤、武宏烈又趁机向农民肥摊多派，于是赵和民（锡炎）、郝正龙、郭炳炎等九人就在圣山堂秘密聚会，议定成立了“共一（公益）协进会”，利用“共一协进会”的名义发出鸡毛传单，规定每户一人带农具一件，向郭玉坤、武宏烈交农。在数百名愤怒的农民面前，武宏烈答应了农民提出的条件，当场退出赃款二百七十元。这次斗争的胜利使广大农民认识了团结起来的力量，是后来渭华地区大规模交农运动的先声。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十九日，渭南固市镇万余农民交农，当地驻军出兵弹压，有八名农民惨遭杀害，五、六十人受伤，七、八十人被捕；激起各界人士对反动派的强烈抗议。一九二四年初再次交农，迫使地方当局免去棉捐七成，并抚恤死伤百姓。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底，郑云章、王尚德领导组织了华县的交农运动，郑云章起草了“在十一月三十日向官府交农具，抗粮抗款。传单

所到各村，昼夜传送，不得停留或遗失。交农之日，每家一人携带杈把、锄头等向县政府交农具，要求豁免加征之粮款，有人不出者严惩”的“鸡毛传单”。十一月三十日早，各路群众汇涌县城，人山人海，把县城围得水泄不通，伪官府惊慌万状。郑云章、杨松轩等人代表农民和官府谈判，达成了免征粮款一半，不再预征粮款的协议，由伪县府立即出示布告执行。取得交农胜利的农民群众，欢欣鼓舞，遂即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和庆祝大会。

一九二四年一月六日，渭南东、西两原数万农民用鸡毛传贴联络，自发地共同上县交农，打死劣绅田德全，打伤恶绅、军警数人，迫使渭南县知事出示布告——“各种款项一律豁免”，并出大洋三百安葬被打死的一名农民。一月中旬，华县驻军团长杨家彬，勾结县官，声言“借款”七万元以济军需，且限定务于五日交清，名曰“借款”实为豪夺，无异于刘备借荆州！苛捐杂税早已榨干了人民的血汗，又值年关将近，大部分人已无法填饱肚皮。此项“借款”岂不是要命款么？一月十八日，高塘地区人民群情激昂，奋起交农，意欲不达取消“借款”誓不罢休，伪县府唯恐事态扩大，发展到全县的交农，遂连夜出示布告，通衢安民，豁免全部借款。一月二十五日，杨家彬又强迫县官于年关内筹款三万，该县官即向县城内外各家商号比拟摊派，严限追缴，激起商民愤慨，于二十七、二十八日罢市两天，直至筹款减到三千元才复市。

同年，薛自爽、薛子正、姜生海领导堡子底、里寺等村农民，清算大豪绅支光辉、王振乾、王喜合的差务帐目，揭露其黑幕，迫使这些土豪劣绅退出多向农民摊派的款项。

大恶霸孙景福，任高塘民团团长以来，把持九里政权，苛征暴敛，草菅人命，无恶不作。以一九二五年为例，自一月到八月，竟派烟款四次之多，每亩二十余块大洋，其余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层出不穷，逼得高塘九里人民山穷水尽。高塘肖春茂，因交款稍迟，竟被关押毒打致死，如此致死人命并非一、二人。九月，孙的匪兵收第四次烟款时，竟将东王村十一岁的小学生雷易经用枪打死，孙景福非但不对其

家属予以善后抚慰，反诬群众扭股抗捐，抢夺枪枝。东王村学校教员蔺相武，因学生死于非命，同孙景福讲理，竟被鞭打绳拴，几乎丧生。由此激起广大农民群众和学校师生的强烈义愤，在陈述善、王林、赵和民、高步佑的领导下，组织谷校全体师生，联络高塘九里一些开明绅士，于十一月二十八日（农历十月十三日）在高塘召开国民会议，发宣言，写标语，谴责孙景福反动民团的残暴罪行，掀起驱孙运动。又联络高塘地区在西安上学的学生，发出了“华县西南区民贼孙景福罪恶提纲”，列举孙景福八大罪状。十一月三十日（农历十月十五），高塘逢集，陈述善、赵和民、王林、高步佑、薛自爽领导高、谷两校学生以及农民群众数千人示威游行，举行集会，声讨孙景福的滔天罪行，赶走了孙景福的补充连和商团，迫使孙景福率爪牙逃进南山。会后，抄没了孙景福设在高塘的“义顺福”商号，没收了孙家的财产。不久，党组织农民武装在堡子底村消灭了前来报复的孙景福的独立连。枪毙了连副杨成转和两个最坏的团丁。一九二六年二月二十二日（农历正月初八），党组织力量处决了孙景福，为高塘九里人民除了一害，同时成立了“高塘九里公民自治会”，查抄了孙景福的贪污赃款，并趁此机会改组了高塘民团。一九二七年夏，陈述善、赵和民等奉党命回高塘建立革命武装，掌握了高塘民团的领导权，赵和民、陈述善分别任正副团长，王拯民（乔国桢）任教练，并在团内建立了党组织——中共高塘特别支部，有九名党员。高塘民团表面上是国民党的地方武装，实际上是我党领导的革命武装力量，在日后高塘地区的革命斗争中，在保护党的组织等方面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九二五年七月，魏野畴、方才干等在三原主持召开团组织会议，讨论目前形势和任务，提出“到农民中去”，“到部队中去”的口号。会后，动员共青团员和进步青年组织宣传队、工作队，到渭华一带发动农民，实行减租减息，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各种斗争。

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在中共赤水特支领导下，成立了渭华地区第一个农民协会——东张村农民协会。东张村农民协会成立后，从劣绅手里夺回了本村行政权，抗粮抗税，驱逐差人，整顿村风，

“一切权力归农会”，附近各村农民深受鼓舞，纷纷要求成立农民协会。十二月，淹头村、大闵村、甘家庄等村农协相继建立，成为“陕西农民觉悟的先锋队”。

一九二六年元月一日，渭南、华县、临潼、澄城、富平等县六十多个革命团体在赤水召开陕东国民议会促成会，号召农民组织起来，反对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反抗北洋军阀的统治。会后，渭华地区的党团组织，根据会议精神，积极举办平民夜校，发动群众，组织农协，使渭华地区的农民运动迅猛发展起来。

一九二六年四月七日，刘镇华率镇嵩军八师之众，长驱直入，二次祸陕，占领陕东各县，进抵西安城下。盘踞陕东的缙、麻二匪相继投刘。陕东一带正在兴起的农民运动受到挫折。党组织号召人民坚决抵抗刘镇华匪军，配合西安军民的反围城斗争。

刘镇华占领陕东各县，故伎重演，烧杀掠夺，奸淫妇女，横征暴敛。陕东人民在党组织领导下，纷纷组织民团、红枪会，奋起抗击。五月初，华县党团组织掌握的“高塘九里公民会”组织当地群众、民团，红枪会在王家崖一带与刘匪一营正式开战，大败敌军。五月十日，崇凝镇和庆寺里红枪会与刘匪梅发奎部一连发生冲突，将其驱逐出境。十三日，又有“鸡毛传单”散发各村，约定十四日直攻渭南县城。十四日，各村各镇，钟锣四起，民团农民蜂拥而至，刘匪四散奔逃，匪军连、排长各一人、匪兵十余人被击毙；十五日前后，华县高塘一带农民大胜嵩军，缴枪七百余枝，组织起有数千人参加的农民武装；十月，高塘三教堂一带农协、红枪会和嵩军一个团激战于箭峪口，缴获了不少武器和弹药，武装了自己。

一九二六年十月，党陆续派曾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归来的李维屏、乔国桢、苏士倜、李秀实、冯文江、杜松寿、霍世杰、王述绩和在西安的高文敏、韩鼎、郭忠仁、张超、宋生辉等同志来渭华地区推动农运工作，秘密建立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同刘镇华匪军进行斗争。同时，得到苏联和中国共产党援助的冯玉祥国民联军在绥远五

原誓师，进军甘肃、陕西，在各地农民武装的有力配合下，于十一月二十八日，解了西安之围。十二月，刘镇华溃逃出陕。

冯部吉鸿昌十九师驻渭华一带，吉鸿昌将军及在该部作政治工作的共产党人对农民运动给予极大的同情和支持。从此，渭华各地农运由秘密转为公开，各地党组织抓住有利时机，普遍开展建立农协工作。

华县驻军旅长梁冠英，政治部主任宣侠父（共产党员）与华县党团组织紧密配合，大力支持建立农民协会。十二月中旬，华县党组织在华县单级师范召开了全县农民运动动员大会。会后，成立了华县农民代表大会筹备处，作为农运领导机关。十二月下旬，华县在县立高小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霍世杰、吉国桢任正副主任，王尚德、杜松寿、韩鼎，郑云章、王仲儒、魏承志、马步益等担任教员。全县四十三里，由各里党组织选派两名农运积极分子参加，共招收学员九十人，结业后担任各里农协指导员。有了这批骨干力量，华县各地农运蓬勃发展，农民协会如雨后春笋，破土而出。

一九二七年一月，华县农民代表大会筹备处首先在兴仁里试点，成立农协。接着，保师庙、朱村、半石城、华县西北区四处区农协，三十余村农协相继诞生。一月二十一日，华县第二区农协会在高塘成立，一千多名农协会会员，民团成员携带武器，云集会场，观者人山人海，陕东区办事处、县署、国民党区党部、高九民团总团、渭南二区农协，均派代表参加，会议盛况空前。张超（克敏）、霍世杰任区农协指导员。

三月上旬，华县召开第一次全县农民代表大会，制订、讨论了农民协会章程。并决定对恶绅包办的农协，坚决解散，并派员到各地整顿、改进不完善的农协。三月十八日，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杜松寿任农民协会委员长。

五月二十七日，华县农协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委员会，并筹设县农协、高塘区两处常备武装。到六月底，华县已建立区农协八处，村农协三百二十四处，拥有会员五千一百一十四人。

各地农协成立的同时，即领导农民向反动统治阶级开展斗争。一月二十三日，郑村、小张等村七处农协组织农民痛打了赤水粮秣代办所所长杨宝和，撤销了他的职务，并组织清算委员会，清理其经管的账目。五月二十八日，在县农协领导下，召集万人大会，驱逐了前任县长叶振本（叶因侵吞公款，私押农民，破坏农协，卖官位私，离任后，行贿省民政厅，又来华县任事，激起民众公愤），充分显示了农民协会的威力。五月二十九日，高塘农协将收缴农协枪枝的恶绅薛良臣，捆送县署关押，要求枪决，迫使他向农协交还了枪枝。在农协领导下，高塘群众清算斗争了恶绅支光辉、王振乾、史虎娃、郭锦臣、王自信、梁合全等。华县农民清算斗争劣绅三十余名，追回赃款数万元，县监狱押满了土豪劣绅……。农民协会显示了至高无上的权力

渭南自东张村农民协会成立后，一些地方就秘密地组织农民协会，此时，农民运动已有相当的基础。一九二六年十月，从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回陕的学员来到渭南，即赴全县各地秘密开展农运。十二月，国民军十九师驻渭南，吉鸿昌师长积极支持农民建立农协，多次亲临大会讲演，并向赤水、北张等地农协赠送锦旗。一九二七年二月十一日至十三日，赤水农协与驻军十九师五十五旅召开盛大的军民联欢大会，揭露帝国主义、军阀恶绅压迫人民的种种罪行，宣传组织农民协会的好处。在渭南各地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各区、村农民协会纷纷成立。二月二十三日，渭南农民协会成立，李维屏、王耀传被选为农民协会委员长、副委员长，会后，召开县农协第一次委员会议，制定农协章程，布置工作，建立农民自卫军。县农民自卫军常备武装，拥有队员百余人，枪数十枝，至六月底，渭南已建立区农协九处，村农协一百三十五处，拥有会员五千一百三十一人。

在农民协会成立的同时，各地即发起了向反动统治阶级的进攻，渭南农民、学生召开大会，首先驱逐了反动县长翟宏义，选举张浩如等三人主持县政。农协会组织撤职查办了支应局的局绅陈永义和王希如，勒令其限期退出赃款。不久，渭南县长袁述让以办理军饷为名大肆勒索农民，渭南东南区农协向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提出控告，将其

撤职。驻渭南阳郭镇的孟世杰营，在春荒季节不顾农民死活，大肆敲榨勒索农民，农民无法可忍，沈河川上沈区（十三村）、中沈区（十八村）两区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将该营赶往南山。西南区和东南区的农民协会会员，从西安等地捉回外逃的反动区长牛星照、张恒耀，绑送县署关押。渭南东原、沈河川农协清算了李玉林、申福栋、宋思荣、姜庆云、郭养贤、刘焕文、姚俊贤等恶绅二、三十名，渭南农协将辱骂农协及殴打农协委员的地痞、劣绅安定国、申福栋、宋思荣分别带枷游斗数天，号令示众，并处以罚款。赤水五区劣绅压迫农民，被农协罚款三百元……。在与劣绅斗争中，农民协会大显神威，土豪劣绅威风扫地。

五一县农运是刘镇华溃退后发起的，中共固市特支、隆兴支部及团组织首先在渭阳中学附近十余个村庄组织了农民协会。在当地驻军军长方振武、师长张兆丰支持下，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至二十七日由共产党员蒲克敏、雷百里、徐振化、韩仲范、刘建候、李秀实等组织举办了固市农民运动讲习会，培训了八十八名农运骨干。二十五日，固市召开小学教师代表大会，正式成立渭北初小教员联合会，制定并通过了简章，研究农运的实施方法。此后，固市党团组织派出党团员、革命青年深入农村，帮助各地组织农民协会。渭北农民运动蓬勃发展，区、村农民协会迅速建立。三月一日至二日，千余武装农协会员隆重集会，成立了第四区农民协会。五月四日，万余群众云集固市，召开“五一县”成立典礼。会上，处死了七名罪恶累累的惯匪。会后举行示威游行，愤怒的群众冲击了原渭南七区区公所，五月九日，五一县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宣布县农民协会正式成立。六月底为止，五一县成立区农协十四处、村农协一百三十六处，有会员一万三千余人。与渭南、华县、长安、三原等县并列，成为大革命时期陕西省农民运动最发达的县份。

在渭华地区党团组织的领导下，各地农协普遍成立的同时，组织了由农协会员组成的自卫队（团）、红枪会等农民自卫武装，在农民协会的领导下，广泛开展轰轰烈烈的革命运动。清算“值年”土豪劣

绅的帐目，追交赃款，镇压反动豪绅；打击肥摊多派的贪污人员；清除匪患，驱逐不法驻军，维护社会治安，揭露帝国主义的侵华罪行，掀起反帝“非基”运动；农民协会宣传破除迷信，移风易俗，从地主豪绅手中夺回被把持霸占的祠堂和庙宇，挂起农民协会和平民夜校的牌子，将这些昔日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变成了农民发号施令的大堂，学习文化、娱乐的场所和镇压土豪劣绅的法庭。在这些地方，区长、里正、乡约及过去横行乡里的“官人”们威风扫地，一切照农民协会的决定行事。同时，农民协会提倡解放妇女，男女平等，反对买卖婚姻和歧视妇女，组织成立天足会，开展放足运动。“一切权力归农会”，渭华农村出现了空前未有的新的政治局面。

一九二七年六月十日和十九日的反共、反革命的“郑州会议”、“徐州会议”之后，冯玉祥追随蒋介石、汪精卫叛变革命，公开反共，实行“清党”，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遭到反动势力的镇压而失败，农运工作被迫转入地下。

渭华地区的农民运动，是广大贫苦农民团结起来，在渭华党组织的领导下，反抗反动统治阶级的压迫剥削、反对封建主义的英勇斗争。这一运动是这一地区前所未有的，它树起了陕西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一个伟大的里程碑；为来年我党领导的渭华起义在思想、政治、干部、起义力量等方面奠定了基础。

风云突变力挽狂澜

红色风暴席卷渭华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国民党反动派在全国布满监狱和绞架，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妄图扼杀革命，黑暗笼罩了整个中华大地，在此风云突变、生死攸关的紧急时刻，为了挽救革命，中国共产党顶恶风、搏骇浪，力挽狂澜，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周恩来、朱德、贺龙等同志领导了南昌武装起义，向国民党反动派打响了第一

枪。八月七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确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各地发动群众、举行农民暴动和武装起义，以武装斗争推翻国民党的反革命统治。不久，党又组织发动了秋收暴动和广州起义。九月二十六日，中共陕西省委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的决议案》、《政治形势与工作方针决议案》、《农民斗争决议案》和《军事运动决议案》等九项决议案。在《军事运动决议案》中指出：“在西北上培植革命的军事基地，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在《农民斗争决议案》中指出：“我们要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

为适应革命斗争的需要，中共陕西省委选派大批干部充实渭华两县的领导力量，对渭南增派彭鸣（肖明）为县委书记，何寓础（云嗟）为组织部长，杨慰祖（冲屿）为宣传部长，张宗适为共青团县委书记，对华县增派王林（芾南）为县委书记，陈树功（嘉惠）为组织部长，陈述善为宣传部长，王之鼎（王云）为共青团县委书记。同时，渭华两县积极整顿党组织，加强党的战斗力，贯彻党的“八·七”会议路线和“九·二六”会议精神，积极准备武装暴动。

华县党、团县委以各种形式组织党团员学习“八·七”会议精神，批判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县委、区委先后举办党团员训练班，根据新的形势和任务，整顿和改组了各级组织，严密了组织纪律，使党团组织能尽快适应当前斗争的要求；淘汰了一批不坚定的分子，提拔了一批农民出身的积极份子，纯洁和提高了党团组织的质量和成份，大大提高了党团组织的战斗力。

十月初，中共渭南县委召开紧急会议，传达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确定了坚持革命、积极准备武装暴动的方针。为了培养军事人材，渭南县委在渭南中学增加了军事课，由共产党员教师冀月亭讲课。寒假期间，县委又在县立第一高等小学办了党员训练班，进行土地革命和武装斗争的教育。根据县委紧急会议的决议，十月中旬，在沈河川成立了全县农协

武装部，积极发展武装，开展对敌斗争。

十月十七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五号通告，指出：要在农村“恢复农民协会，组织农民，在战斗中夺取枪弹，武装自己。”根据省委的指示精神，渭华党组织为恢复农协，发动农民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组织工作。渭南县在十月紧急会议之后，即派许多忠勇得力的同志分赴各地进行农民的发动工作。华县原来就有陕东农协指导员霍世杰在高塘进行工作，此时又专门成立了农委，指定了各区农运负责人，并于十月二十日发出通告（第四号，农字第一号），要求“用秘密方法迅速恢复农协”。要求农民武装起来，强调：“凡同志称家之有无，必须购买武器，如：快枪、土枪之类，秘密保存，此事从速进行，刻不容缓。”指示“高塘自卫团出示布告，命令各村农民组织团体以自卫”。各地党组织利用农协名义，开办农民训练班和平民夜校，加强对农运干部的训练，使各地农协组织得以迅速发展，高塘地区尤为突出。同时，渭华两县还着手发展农民武装。渭南县委在特科计划中规定要选拔：“一、对党有认识；二、观念正确；三、无家庭观念；四、忠诚勇敢、吃苦耐劳；五、稍能使用武器”的工农群众中的英雄分子为骨干，不断扩大武装。

十一月中旬，省委派李子健来东路视察，在韩良寨（洛王庙）小学召开华县县委扩大会议，传达省委指示，部署在渭华地区开展武装斗争，实行土地革命。

在党的领导下，对敌斗争不断深入。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伪县府委任王文凤、杜炳耀二恶绅为高塘民团团长，企图把持这支武装，赵锡炎、薛自爽领导高塘武装农民、群众、学生千余人召集大会，斗争了土豪王文凤、杜炳耀二人，巩固了高塘民团的领导权。不久，在陕东区农协指导员霍世杰组织领导下，数百名农民群众，分别从黄麓口、堡子底到高塘，举行示威游行，散发传单，张贴标语：“恢复农协”，“耕者有其田”，“取消高利贷”，“武装农民”，“铲除贪官污吏”，“打倒新军阀”等，在高塘举行大会，号召恢复农民协会，开展武装斗争。

一九二八年初，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召集各县党部主任委员在西安开会，策划大规模镇压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据情报：渭华地区被列为捕杀重点。为有力地反击敌人，在中共华县县委的具体组织部署下，成立了特别行动小组，由郑如璧、何永安、同继志等同志在华县县城外西北角击毙国民党华县县党部主任委员李激石，保全了全县党组织，粉碎了敌人大捕杀的罪恶阴谋。

在中共渭南县委领导下，崇凝区组织二、三百名学生，于二月六日在恶绅李玉林家门前示威，清算了他把持多年的公产账目。

渭华地区群众斗争的不断深入发展，引起了反动势力的恐慌和仇视，一九二八年二月底在渭南县爆发了“二·二九”宣化事件。

渭南县城西北约三、四华里远的槐衙村，有座古庙，叫“宣化观”，初由当地农民在此办起了宣化初级小学。后来，地方劣绅刘铭初等强行霸占，并将乐育高小由县城西关的马神庙迁来暂寄其中。乐育高小的一伙反动分子假借办学之名，公然干起破坏群众革命斗争的勾当，常与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主办的宣化初小作对。为了打击这伙反动分子的嚣张气焰，中共渭南县委在乐育高小内秘密发展党、团员，发动学生开展驱逐反动校长田宝丰的斗争。大革命失败后，反动豪绅疯狂迫害革命人士，解聘在该校任教的共产党员刘克俭、李彦武、刘廷献，施行报复。在此情况下，党组织即安排共产党员和进步教师都进入宣化初小，并根据渭南县委的指示和当地群众的要求，将宣化初小改为高小，由李维屏任校长，党的区委机关亦密设其中，同乐育高小校董事会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一九二八年春开学后，当地群众把自己在乐育高小上学的学生纷纷转入宣化高小，致使乐育高小学生大减，形成停办关闭的局面。地主豪绅的代表人物刘铭初为此恼羞成怒，二月二十八日下午，刘铭初和教育界败类景行之、李兰轩、薛明璋、王武轩、田宝丰等率领暴徒四、五十人，闯进宣化高小，赶走教员、打伤学生、捣毁桌凳、砸坏门窗、劈了校牌，抢走了党的文件，捣毁了宣化高小。中共渭南县委、团县委当晚召开联席会议，决定组织农民和学生用暴力驱逐强占宣化高小的反动分子。二月二十九日清晨，渭

南县中的进步师生和县立高小、渭南东关小学的部分师生二、三百人，和当地农民四、五百人包围了宣化观，反动分子竟挥刀舞棍、抛砖飞石袭击群众，引起公愤，遂将刘铭初和薛明璋当场打死，将田宝丰打伤，将王武轩倒投入井中。当日，渭南县伪县长袁翔明带领反动军警包围了中共渭南县委所在地——渭南中学，逮捕了校长王文中和教员冀月亭（二人均为共产党员，后来被敌人活埋于西安）。这就是“二·二九宣化事件”。

宣化事件后，反动当局纠合土豪劣绅四处逮捕共产党人和群众，封闭了渭南县中、关东小学、赤水职校、渭阳中学，还有不少学校被解散。三月八日晚，反动军警包围了高塘民团，收缴了我党掌握的高塘民团的部分武装；接着，又包抄了高、谷两校，逮捕了高校校长李维俊及两校教员陈嘉惠、翟文凤、吉维庚、马步益、杜芳亭、李荫霄及学生张大成等十余人。同时，还封闭了华县咸林中学、县立高小、七里寺高小、郑村高小，逮捕了七里寺高小校长温济厚，教员史卓生，县教育局局长张孝直。很显然，敌人妄图一举消灭我党在渭华地区的组织及力量。

三月十三日，中共陕西省委发出第三十九号通告，指示各级党组织，声援“二·二九”革命行动，并且要“立即发动民众斗争，在农村中则由抗租、抗债、抗粮、抗捐、抗税、抗一切摊派勒索等斗争，一直转为杀豪绅、地主、官吏，夺取武装，围攻县城的大暴动”，在斗争中建立农村苏维埃，武装群众，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扩大为一县或数县的农民大暴动。“这不仅是以斗争来响应宣化的斗争，这的确是我们党在陕西目前极应进行的唯一工作。”

为适应斗争的需要，中共渭南、华县、五一县委都及时地由学校转移到农村，广大党团员都深入农村发动群众，加强对农民武装斗争的领导和组织工作，渭华两县县委均设立了特务委员会和特务科，区委设特务队、侦探队、交通队，制定了《行动须知》，专事夜间打击土豪劣绅，夺取反动组织的武装。

三月十七日，中共渭南县委发出通告，布置各区委在十八日夜间统一行动，在全县散发传单，张贴标语。三月二十九日，县委再次发出通告，布置一区同志于三月三十一日捣毁设在县城内的国民党县党部、七区办公处及粮台等，二、三、四、五、六、七区同时动作，开展武装活动，配合一区在县城内的斗争取得胜利。

三月十六日，中共华县县委和共青团县委联合发出通告，要求特别加紧与扩大游击工作，打击敌人。在党的县委具体组织部署下，共青团县委书记王之鼎、王泰吉带领李培山、种金耀等八、九名党团员，在高塘至华县途中的大明寺西南约一里多的杜湾坡口，击毙了作恶多端的华县县政府收粮委员姬捷三，为党组织活动夺得了巨额经费。

中共五一县委加强了对农民武装斗争的具体组织工作。由县委书记苏士杰任总指挥，组织百余名党团员，于三月六日晚袭击了巴邑镇民团，抄了大土豪贾雨天的家，焚烧了文约地契及帐簿，并将其粮食分给群众。

根据中央关于在上海召开党的“六大”的通知，中共陕西省委一九二八年二月十八日召开第二次扩大会议，推选潘自力、张金印、王松年（化民）为代表参加“六大”会议；同时，还派薛应麟（应仲）为团代表，出席团的代表大会。一九二八年三月间，在上海，周恩来、邓小平、李维汉接见了陕西省出席党的“六大”代表团（潘自力、张金印、王松年），中央指示：要发动群众，武装群众，准备以武装起义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党中央三月十八日关于《陕西工作决议案》指出：“党的总的政策——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立苏维埃政权，无疑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陕西党部目前的任务则是要发动工农群众的革命高潮”，“在党的领导之下使城市工人的势力和乡村农民割据的势力及革命士兵的响应互相联合衔接，以造成一县或数县的割据局面。”三月下旬，潘自力等人从上海回陕，带回了党中央批准的陕西省委关于在渭华等地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和中央给许权中旅党组织的指示信，并转许旅党组织讨论。三月二十二日，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委员会会议制定了《目前行动大纲》，决定划渭南、华县、

五一、华阴、临潼五县为陕东暴动区。为了加强对陕东区暴动斗争的领导，省委决定成立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由中共陕西省委秘书长、省委常委刘继曾为特委书记，中共渭南县委书记彭鸣（肖明）为特委组织委员，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李大章（畅英）为特委宣传委员，四月一日，在华县高塘江村附近的药王洞召开了陕东特委成立大会，刘继曾代表省委分析了当前国内的革命形势，传达了省委关于渭华起义的指示。四月六日陕东特委召开了有全体特委成员，渭南两县的党团县委书记，华县县委的特科主任和许旅党组织代表参加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听取了渭南、华县的工作情况汇报，讨论了陕东区目前工作情况，许旅的行动等问题，通过了《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目前工作计划大纲》。计划大纲指出：“反动统治势力实不稳固。而潜伏待发的群众斗争一触即发。只要我们加紧工作，努力成熟主观条件，最近将来，陕东大暴动必然爆发。”大纲还指出特委的“这个计划是准备暴动工作的计划”，“是要在最短时间完全实现的”，“是为创造主观条件，使许旅出山，帮助农民暴动”的计划。会后，特委宣传委员李大章去五台县传达了会议精神，之后，渭南、华县、五一县的党团联席会议制定了《临时纪律十一条》。

会议之后，特委书记刘继曾又亲自去洛南三要司向许权中旅党组织传达了省委关于组织渭华暴动的决定，要求许旅扩大武装，准备起义。

许权中旅是我党一九二七年七月以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国民联军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的政治保卫队的成员为骨干组建的一支革命武装。为保存这支武装，在我党的英明领导下，利用军阀间的矛盾，几经辗转，暂寄李虎臣部下，进驻洛南三要司。为使许旅配合渭华农民暴动，中共陕西省委于一九二七年底、一九二八年初，先后派刘景桂（子丹）、唐澍（东园）、廉益民（卢少亭）、吴浩然（天长）、谢浩如（子长）、刘中向、周益山、李大德（张汉俊）等同志到许旅担负重要工作，加强党的领导力量。同时，从地方上抽调许多党、团员到许旅，充实许旅的实力。

一九二八年三月底，为了加强渭华地区武装斗争的骨干力量，渭华两县选派了二十八名优秀党、团员和农民积极分子，由王松年（王化民，中共陕西省常委）、薛自爽等带队，秘密前往洛南三要司许权中旅学习军事。四月下旬，在旅党委委派的共产党员李大德（张汉俊）率领下回到陕东特委驻地堡子底三教堂，进行游击活动。他们出没无常，杀戮豪绅，破坏敌人交通和通讯设备。在斗争中壮大了力量，很快发展成为一百五、六十人，七、八十枝快枪的农民武装，并在高塘一带的十多个村庄建立了活动据点。根据斗争的发展，陕东特委对这支武装进行了整顿，成立了陕东赤卫队。陕东赤卫队成立不久即移驻塔山，构筑工事，储备粮食，设立枪械修缮所，建立了塔山军事据点。陕东赤卫队战术灵活机动，又熟悉当地群众和地形地貌。在配合群众对敌斗争、摧毁地方反动武装、保卫群众大会、反击敌人军事进攻中都发挥了巨大作用，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盘踞商洛的李虎臣趁冯玉祥主力出陕参加军阀混战之机，发动倒冯战争。军阀混战为渭华起义提供了有利条件，陕东特委根据省委的指示，决定立即举行渭华起义，同时，中共陕西省委给许旅党组织写了一封信，指示许旅开往渭华配合农民起义，准备在渭华建立根据地。许旅党委遂决定雷天祥率教导营一部八十多人、枪，先赴渭华配合农民开展武装斗争。于是在以高塘、塔山为中心的渭华地区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武装和革命军队相配合的武装起义，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势力，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风暴。

五月一日，崇凝地区一千多农民奋起暴动，推翻了敌人的区公所，赶跑了反动区长，随即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成立了崇凝区苏维埃政府，下设人民委员会、土地分配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粮食分配委员会，处死两名民愤极大的恶差，会后示威游行，捣毁了大恶霸杨鹏霄的“天庆昌”商号和李玉林的“同盛公”商号，将财物分给群众。五月二日，在地处渭华交界的赤水镇，举行了近千人的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大

会，踏了东赤水商团，缴了八枝枪，打死了敌探廉老八，反动豪绅和商团闻风丧胆，逃之夭夭。五月三日，阳郭镇举行三千多人参加的暴动大会，抄没了土豪牛星照的“德兴国”商号，分了他的粮食和财物，当晚，中共华县四区区委带领党团员武装袭击了大恶绅薛良臣的家院，没收分配了他的粮食和浮财。五月四日，高塘旗举行群众暴动大会，薛自爽带领陕东赤卫队员，革抄了高塘粮台与薛良臣的“维盛源”商号和潘炳万的染房，焚烧了账目，将全部粮食和财物分给农民。同日，三张镇举行暴动大会，收缴了警察分所的枪枝，砍死了搜刮民财的反动税务所所长。五月五日，高塘东王村举行群众暴动大会，宣布成立了村苏维埃政府，会后抄没了土豪杜金科的财物。五月八日，沈河川白庙召开十八个村庄农民参加的群众大会，动员农民开展武装反霸斗争，驻渭南县的冯子明反动军队前来镇压，被我陕东赤卫队和革命群众击溃。

红色的革命风暴席卷渭华，陕东赤卫队和农民群众相配合，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击封建地主阶级及帝国主义教会的斗争。在陕东特委的领导下，各地大张旗鼓地开展“火化文契不还帐”运动，贫苦农民怀着永远摆脱剥削与压迫的心情，到处寻找土豪劣绅进行清算斗争，火化文契，没收、分配粮食和浮财，捣毁商号，烧毁房屋，对土豪劣绅分别给以处分，宣布恶绅的罪状，有的被杀，有的戴高帽游乡，并处决了一些反动政府的委员和差人。使地主豪绅威风扫地，贫苦农民扬眉吐气。遵照中共陕西省委关于开展“非基”（即反对基督教）运动的指示，陕东特委领导陕东赤卫队和农民，宣传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没收教会的田产，驱逐遣散传教士，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展开猛烈进攻。革命群众还放火烧毁了阳郭、杨魏坡、下城关、花园等地的教堂，捣毁中堡子、牛峪等地的教堂，处决了反动传教士李连清父子，杀死反动牧师安伯龙父子。

五月中旬，许权中旅起义部队到达华县高塘镇。五月十八日，地方党组织在高塘镇举行了盛大的有陕东赤卫队、农协会员、各界群众和起义部队参加的万人军民联欢大会，热烈庆祝西北工农革命军诞

生。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后，出示布告，公布政纲，号召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自己当家作主，建立苏维埃政权。

西北工农革命军由唐澍任总司令，刘景桂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廉益民任政治部主任，王泰吉任参谋长，吴浩然任军党委书记，杨晓初任军财政经济委员，许权中任军总顾问。全军编为四个大队、司令部赤卫队和骑兵分队，赵雅生、武培谋、谢子长、雷天祥分别任大队长，张汉泉任司令部赤卫队队长，许权中兼骑兵分队长；全军近千人，司令部驻高塘镇东南的高塘小学。

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后，同陕东赤卫队相配合，一面主动到外线出击、袭击县城、截击敌军辎重，破坏敌人交通及通讯设施，消灭小股敌军；一面积极发动群众，把渭华起义推向高潮。遂形成了以华县的高塘、渭南县的塔山为中心，东起少华山，西至临潼东，南依秦岭北麓沿山，北至豫陕大道，约二百平方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在这一地区，一村或数村为单位的基层苏维埃政府迅速、普遍建立，渭南、华县、五台县共建立四十八个区、村苏维埃。大部分基层苏维埃政府还成立了赤卫队，并有步枪、土枪、刀矛等武器。基层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大力兴办平民夜校、平民学校和儿童团，组织群众学习文化和革命理论，同时提倡男女平等，明令禁止强迫女孩缠足，提倡妇女放足。起义区内呈现了崭新的社会政治景象。苏维埃政府建立后，即领导农民群众向封建地主阶级发动了更猛烈的进攻；对这些斗争对象，该杀的就杀，该斗的就斗，对他们的财产该没收充公的就没收充公，该分配的就分配。据不完全统计，先后清算斗争了一百五十多名土豪劣绅及其他反动分子，处决了其中六十余名罪大恶极者，没收了他们的粮食和浮财，将其中一部分分给贫苦农民；烧毁恶绅房屋一百六十四院半。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大灭了地主恶绅的威风，充分显示了革命红色政权的无比威力。

仅仅一个多月，渭华两原地区，红色狂飙所指，地主豪绅死的死，逃的逃，地主恶势力一扫而光，国民党地方反动统治顷刻土崩瓦解，

平时作恶多端的伪职员和土豪劣绅如笼中之兽，惶惶不可终日；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几千年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的地主老爷们破天荒地跪倒在人民的法庭之上。渭华原上的苏维埃政权在四面白色恐怖之中建立起来了！这一红色政权武装割据的局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起义军民的伟大胜利。

五月下旬，中共陕西省委书记潘自力再次到渭华地区检查工作，他在西北工农革命军司令部召开了有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司令部、中共陕东特委负责人参加的联席会议，听取了关于起义工作的情况汇报，会议讨论了目前斗争形势、建立苏维埃、没收分配地主土地等问题，会议认为，建立苏维埃是正确的，地主的土地不但要没收而且要分配（但是会议未定出具体办法，加之后来忙于战争，土地虽宣布没收但未进行分配）。

渭华各地区、村苏维埃政府建立后，省委主张创建渭华地区苏维埃政府，统一领导和指挥各地基层政权。六月五日左右，中共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和赵葆华、王泰吉等人在渭南县桥南乡石家村研究建立苏维埃问题，成立了筹备委员会，在华县高塘会馆设立了筹备处。不久起草出了苏维埃政府的章程、工作条例和一些临时规定；初步确定了渭华区苏维埃政府成员。六月中旬，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中共华县县委代理书记王松年去西安向省委作了汇报。拟定六月二十二日（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在高塘镇召开大会正式成立渭华苏维埃政府。会场的布置已准备就绪，发了通知，搭了台子，由于敌重兵“围剿”，起义失败，渭华区苏维埃未能成立。

刀光剑影渭华人民罹劫难

前仆后继革命烈火扑不灭

渭华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陕西的统治，冯玉祥把这个起义视为他的心腹大患。六月份，在渭南、华县麇集了田金凯、魏凤楼、孙连仲三师的兵力，纠集渭、华一带的警察、反动民团，由宋

哲元亲自督战，向起义中心区域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重兵“围剿”，兵力由一个旅增至三个师。我起义军民同反动军队进行了竟月的艰苦卓绝的殊死的战斗。在战斗中，西北工农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军党委书记吴浩然，陕东赤卫队副队长薛自爽、中队长徐汉儒等为革命英勇捐躯，数百名工农革命军战士、赤卫队员壮烈牺牲。在敌众我寡，兵力过于悬殊的情况下，我军被迫进行战略转移。至此，以高塘、塔山为中心的起义区域全为敌军占领，英雄的渭华起义军民淹没在血泊之中，新生的苏维埃政权被扼杀在摇篮里。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西北工农革命军、陕东赤卫队及一部分地方干部与敌激战竟日后退入渭华南山。唐澍、刘景桂率领的大部于六月二十二日退到洛南县两岔河；许权中、杨晓初率领的一部退到蓝田县的许家庙一带，与蓝田县委掌握的沙王村自卫分团尹耕莘民团合编隐蔽。

西北工农革命军和地方武装力量退到两岔河后，司令部即派赵雅生率第一大队进驻洛南县保安镇。七月一日，李虎臣的五个残旅在当地陈彦策反动民团的配合下，将保安镇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包围，因我军侦察失误，将敌七、八百人错报为百余人，向司令部求援，总司令唐澍率近百人急驰保安镇救援，被敌重兵包围，战斗异常激烈，唐澍、赵雅生等突围至碾子沟，再陷重围，与敌血战，弹尽援绝，壮烈殉难。陕东赤卫队队长李大德等被敌俘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此时，从高塘去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的中共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返回，抵达两岔河。随后，刘继曾、刘景桂和许权中、杨晓初分别率部会合于蓝田县张家坪。刘继曾、刘景桂召集许权中、赵葆华、杨晓初、谢浩如、雷天祥等人会议，决定将红旗暂时收起来，不开展苏维埃运动；党在军队中的组织秘密起来，共产党员身份公开的转移各地进行地下工作，身份未公开的仍留部队坚持斗争，部队由许权中指挥，并设法保存这支革命武装。会后，刘景桂、谢浩如等即离开部队，赴陕北开展革命斗争，后来创建了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刘继曾随部队工作。许权中通过私人关系率部暂归李虎臣部的刘文伯师，许权中任旅长。八月，

刘文伯师被冯玉祥迫出商洛进入河南，许权中旅在邓县潏滩街被数千受蒙蔽的红枪会群众包围交械，部队被打散。

渭华起义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实行野蛮的白色恐怖，施行疯狂的阶级报复，对起义地区人民群众进行了极其残酷的镇压，国民党陕西省政府在华县高塘、渭南崇凝分设县佐，专事镇压参加过起义斗争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赤卫队员，农民和学生。在起义地区，反动当局从县到村，层层建立清乡局、清乡团、清乡分团，实行反动的“连坐法”；起义时外逃的土豪劣绅，警察差役，地痞恶棍，流氓无赖充当各级清乡头目，他们以十二倍的疯狂，反攻倒算，肆意杀人放火。霎时间，黑云压顶，腥风血雨笼罩了起义中心地区各地。

以高塘地区为例：著名共产党员王授金化装转移时被清乡团长王佐发现，乱刀砍死后弃尸深水。陕东赤卫队中队长王春龙被敌搞得家破人亡，只身逃往三原，被清乡团史载壁等追至三原逮回，用铁丝从两肩下穿进拉着游行，中途用刺刀挖去双眼，推到十余丈高的崖下摔死，并扬言不准收尸。渔池十八村苏维埃政府委员吉星照、赵振华被敌抓住后活埋在高塘水泉沟口。中共华县县委书记宁景愈被敌抓住后，当众剖腹挖心，把心挑在枪尖上示众，并狂妄叫喊：“看谁还当共产党！”陕东赤卫队副队长薛自爽阵亡后，清乡团王希文拆掉薛家三间大房，霸占六亩土地，薛的老母被迫沿门乞讨，女人被迫改嫁，六岁男孩饿死荒郊。大王堡有三十六户被摧残，四户家破人亡而绝户；苏维埃政府清算恶绅总代表李万年一家老幼五口全被杀害；共产党员、赤卫队员李兆堂等十二人惨死在清乡团的屠刀之下。东王村五十三名共产党员、赤卫队员被薛良臣、史载壁清乡团匪徒抓到谷堆桥口严刑拷打，苏维埃主席王明周等九人被杀。清乡团长李彦堂带领敌军，一天就在算王村枪杀共产党员、赤卫队员九人，算王村杨芝女，因和清乡团匪吵了一句嘴，竟被李彦堂残暴地剁去右手。李帮彦、刘孝智、侯振和等十余名同志被敌捕后拉到高塘小学清乡团部，毒打致死后投入井中。恶霸地主郭宝书，在圣山移山庙设了两把铡刀，凡是高塘来人，他头一摆就铡……。在敌人的屠刀下，仅东王、大王、算王三个

村就有四十四人丧生。高塘地区共产党员、赤卫队员、革命群众二、三百人惨遭毒手，数十人失踪，十一户被杀绝；四十五院房被烧拆，当时县委书记王林、县委宣传部长陈述善、高塘民团团团长赵和民（锡炎）、省委书记潘自力的房屋全被拆除或烧毁。敌人在算王一天就烧拆房屋七十二间。当时夜晚从渭河以北望去，经常可见高塘原上火光冲天，彻夜不熄。匪徒们经常在夜间以捕人为名，奸淫抢掠，无恶不作……。

渭南东西两原也遭到敌人残酷的血洗：敌人一次就在新庄村抓捕农民三十多人，屠杀了程养谦、王心有、王羊娃、王德成、程狼娃五人，残暴的敌人用刺刀挑开程养谦背部皮肉，洒上盐水，百般折磨致死。赤卫队员周德俊、李端娃、孙三娃被敌人大卸八块，其状惨不忍睹。大闵村共产党员曹春成、权景华、闵天焕被土豪闵清秀杀害，恶霸郭忠文在王埝村逮捕杀害了王凤文、王善智、王根年、王来生、王进乾、史宏娃、史天德、史清芳、张古古等人，逼得八家绝了户。十八岁的赤卫队员李久锁被清乡团用乱刀砍死，抛尸村外，他娘用芦席裹了尸首，准备掩埋，被地主杜森娃强行用麦草将尸体烧毁。敌人在西安枪杀了共产党员杨培琪、宋生辉。宣化学校做饭的工友刘早早也被抓去坐牢三年……。

反动当局下令通缉华县的赵锡炎、郝炳蔚、陈述善、东日曙、潘自力、王林、侯崇德，渭南的王悦一、李维屏、贺宏儒、刘嘉竹、王凤文、姜兆莹、朱荆山、郭怀娃、史建章等共产党人。

反动派还玩弄“以金赎罪”的伎俩，大肆勒索敲榨人民的钱财，算王苏维埃组织委员王化民的房子被恶绅拆光，家物全被拿走，逼其父出门要饭，逼其母改嫁，赶其妻出门在外，黄麓口苏维埃主席宋宗微，被榨去两副棺板，阎村苏维埃主席吴定基，被勒索九十元大洋。南侯侯振江的父亲被清乡团抓去敲榨三百元大洋，一碗大烟土。时任城关区委书记的侯理宰（崇德）一家被勒索大洋三千六百块。渭南李维屏、刘克俭均被诈要大洋两千二百元，李延寿被敲榨大洋六百元，南刘村刘志杰被勒索三百元大洋。诸如此类，一言难尽。所有革命者

和群众都受到土豪劣绅的勒索敲榨，甚至连上学的学生也要用钱“赎罪”，每个学生几乎都出二、三百大洋。当时驻在高塘的清乡团长李镇山，经常用骡子运送勒索的钱财，数目难以估算。反动派的残暴统治逼得许多群众卖儿鬻女，倾家荡产，数以千计的群众背井离乡，流落乞讨，当时逃亡的五百余户，仅逃到渭河以北信义、固市一带的就有约八百人。

如上所述，只是反动派暴行之一斑，清乡团犯下的滔天罪行真乃罄竹难书。反动派当局的白色恐怖，使数百名共产党员、赤卫队员及人民群众死在反革命的屠刀之下，挖眼、掏心、断肢、分尸，惨绝人寰，有的父子同时遇害，有的兄弟一日被难，有的全家被杀绝。渭华原上一片火海，许多民宅被焚，财产被抄，土地被霸占。真是：渭华原上魔鬼横行腥风血雨，革命人民罹劫难，渭河两岸白色恐怖暗无天日，哀鸿遍野民遭殃；村村添新坟，处处闻哭声。

“血沃中原肥劲草，寒凝大地发春华”。革命人民是斩不尽，杀不绝的，革命的火种是任何反动力量也扑不灭的，滔滔渭河水，后浪推前浪，起义失败后，渭华地区的党组织领导人民群众前仆后继，采用各种不同方式，同敌人进行着坚决的、不屈不挠的斗争。

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九日晚，中共华县县委、共青团县委在箭峪口箭峪寺召开联席会议，王林、王之鼎、章子文、宋宗微、李成栋、宋攀贵等参加了会议，研究在白色恐怖下如何恢复党团组织活动的问题。会后王林去省委作了汇报。七月，省委决定将渭南、华县、五一三个县委合并，成立了渭南中心县委。九月底又派吕育同志到华县恢复党的组织，开展对敌斗争。

一九二八年九月，何永安、张养性组织党团员、赤卫队员十余人，成立“地下反敌斗争队”，在寺门前路边，处死上高塘勒索民财的两名恶差；十月初，在县城西关处决了残杀无辜、横行西关市场的伪警察局长王硕甫，为民除了害。一九二九年九月，高塘地下党组织群众镇压了罪恶累累、苛敛百端、私囊饱满的高塘县佐李凤池。这些斗争

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极大的鼓舞了白色恐怖下革命人民的斗争意志。

一九三〇年，通过地下党做工作，徐振夏在潘楚珊民团当了副团长之后，利用合法身份处决了杀害王授金烈士的刽子手高新生和在算王村杀人放火的王双善。同年杨虎城将军进关主持陕政，在杨部工作的共产党员王尚德、宋绮云、南汉宸等全力支持赵和民等在高塘同以恶绅王佐为首的“清乡团”的斗争。赵和民状告郭毓璜、王佐；李振杰、马建华状告史明鉴；大脚女人高凤莲状告孔宪文等，县府关押了王佐、郭毓璜、史子宏、孔宪文等土豪劣绅，并勒令其为革命者家庭赔款数万元。大王村李振杰联络马建华等处决了双手沾满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鲜血、罪恶滔天的大恶霸史明鉴，报了仇，雪了恨。

清乡团团丁杨来升与其父狼狈为奸，为虎作伥，使算王村九名共产党员、赤卫队员惨遭杀害，一九三二年三月，王化民、赵和民组织赤卫队员王玉亮、王东海、郭恒彦等六人，在史家湾坡底路旁处死了杨来升，不久又晚上闯进杨家，把杨来升之父用麦草熏死在天窑里，讨还了血债。

一九三三年红二十六军南下渭华，创建革命根据地，遭敌重兵围攻而失败，刘志丹、王世泰等同志经高塘地下党组织营救脱险，他们在隐蔽斗争中配合地下党负责人宋宗微、宋佐朋等击毙了十恶不赦的大恶霸宋忠武。

同年，王尚德、王化民组织刘建国等人在渭南兴办“秦峰木厂”，为党组织活动提供经费，设立党的秘密联络站，地下党许多同志经常在此开会，指导各地的对敌斗争。

一九三六年，王化民在高塘创办了“民众教育馆”和书店，经王尚德介绍，经常去西安七贤庄红军联络处（后改为八路军办事处）、“通济堂”米店订购书籍、报刊。该馆当时销售发行的有“新华日报”、“老百姓报”、“西北角半月刊”等革命进步报刊、书籍，深受当地各学校进步师生、教育界人士的欢迎。民众教育馆四三年被敌查封。

.....。

渭华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虽几经挫折，但他们的对敌斗争，不论是在抗日战争时期，还是在解放战争时期，从来都未曾停止过，他们发扬渭华起义的革命精神，于一九四九年配合人民解放军胜利地解放了渭华地区，为革命事业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后 记

渭华起义是我党领导下的农民武装暴动和革命军队相结合的一次起义；这次起义，震撼西北，是在全国有重大影响的起义之一；是中国共产党人以武装斗争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屠杀政策的又一次英勇搏斗；是我党在陕西和西北领导的土地革命的序幕和演习；这次起义深刻地教育了陕西的党组织和人民，并向他们指出了武装工农、建立革命武装、以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走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道路；它点燃了陕东地区的革命烈火，对陕西地区后来的革命运动、建立革命根据地和武装斗争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培养和锻炼了一大批党的干部，起了重大的影响和积极地作用；对丰富我党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是陕西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一座丰碑。

在这次起义中，数百名西北工农革命军指战员、赤卫队员、共产党员、共青团员、革命群众壮烈牺牲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弹、屠刀之下，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了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献出了他们年轻的宝贵的生命。烈士的鲜血染红了渭华大地的山山水水、沃土阡陌；烈士的忠骨掩埋在渭华大地的台原沟岔、秦岭山麓的丛林荒草之中。他们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中华民族气壮山河的不朽篇章。他们的精神在我们党和人民心目中是不可磨灭的；并将永远激励着千百万革命者继续踏着他们的血迹奋勇前进！

渭华起义永载史册！

渭华起义烈士永垂不朽！

渭华起义的领导机关

——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

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是渭华起义时期中共陕西省委为指导渭华地区党组织和人民进行武装斗争、举行渭华暴动而成立的专门领导机关。

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坚决贯彻中国共产党“八·七”会议的路线和中共陕西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自它成立之日起，就站在渭华农民革命斗争的最前列，领导渭华地区的党组织和人民与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英勇顽强的、殊死的搏斗。它所领导的渭华起义同这个时期全国各地我党领导爆发的其它许多起义一样，为丰富我党领导人民进行武装斗争的理论和实践做出了贡献。

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国民党新军阀为了消灭革命力量，巩固其反动统治，对共产党人实行了血腥大屠杀。陕西反动当局的魔爪也伸向了陕西的党团组织和革命群众，一九二八年“二·二九”宣化事件后，敌我斗争日益尖锐。渭华地区许多学校——我党团组织活动据点被敌封闭，我党掌握的华县高塘民团的枪枝被收缴，先后被逮捕的共产党员、革命群众有三、四十人，其中不少同志是我党团组织的负责人。三月二十二日，中共陕西省委秘书处遭敌破坏，任礼、徐九龄、方鉴昭、校明济、李嘉谟同志被捕入狱……。

敌人挥舞着带血的屠刀，我们岂能引颈受戮，坐以待毙？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二日晚上，中共陕西省委举行常委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八·七”会议和省委“九·二六”会议精神，分析了渭华地区的形势，经过讨论，制定了《目前行动大纲》，划临潼、渭南、华县、华阴、五一等五县为陕东暴动区。会议决定成立渭华起义的领导机关——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以下简称陕东特委），指派党的省委书主任、省委常委刘继曾为特委书记，中共渭南县委书记肖明

为特委组织委员，共青团陕西省委宣传部长李大章为特委宣传委员。会后，刘继曾、肖明、李大章等同志即赴渭华开展工作。

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中共陕东特委在华县高塘地区的江村药王洞正式成立，开始工作。由华县县委选派宋志仁担任特委交通员。四月二日，陕东特委发出第一号和第二号通告。第一号通告明确指出，特委直辖于省委，专门指导陕东区各地斗争与暴动，各县、区委在斗争方面，无论组织工作、宣传工作，均应受特委之指导，至于各县、区委的党的常务仍归省委直接指导。第二号通告要求各地对陕西反动当局关于“停办”渭、华、五一各地各级学校的反动训令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宣传农民，组织小学教师联合会发表宣言，组织群众示威游行。同时必须继续上课，不得随便停课，争取学生及学生家属的同情。四月六日，陕东特委在江村药王洞召开了有全体特委成员，渭南、华县的党团县委书记，华县县委的特科主任及许权中旅党组织代表参加的第一次扩大会议（五一、临潼县的党团组织书记朱出席）。会议听取了各地政治、经济状况及党团组织斗争的情况汇报，讨论了陕东地区目前工作计划情形和许权中旅的军事行动等问题，通过了指导渭华起义的纲领性文件——《陕东区特派委员会目前工作计划大纲》，全文如下：

陕东区特派委员会目前工作计划大纲

(I)

根据省委目前行动纲领，特制定工作计划大纲，但应注意四点：

(1) 这个计划是准备暴动的工作计划；

(3) 这个计划是要按照陕东客观情形决定的；

(4) 这个计划是为造成主观条件，使许旅出山，帮助农民暴动，但不是等待主义。

(II)

冯在关外地位不稳，竭尽全力巩固后方，虽陕军大部已先后被迫开拔出关。而李虎雄张商洛准备反冯。河南杂色军队，亦将快爆发反冯战争。军阀混战，确有一触即发之势。革命军队积极准备出山，帮助农民暴动，冯恐惶万状。共党捣乱在冯看来永为心腹之患。自宣化事变后，陕东一带驻军顿增。一方严防共党活动，一方戒备革命军出山。敌人之恐慌失措，正是我们直接行动之际。

乡村反动势力因我们之恐怖政策，已由恐惧而退缩，他们相互间又不能一致，极形分裂，他们又不敢公开的、大胆的做反动政府的工具。

陕东各县虽多自耕农，但其耕地不足，生活困难之贫农占百分之六十乃至百分之七十。一年来虽比丰收，但冯军杀人不见血的各项税捐摊派，与地主、债主加紧追索旧欠，层层剥削，贫农生活痛苦，有加无已。

(III)

因此种种农民自发斗争虽见，但潜伏待发的斗争则甚普遍，且有一触即发之势。不过我们党向群众宣传工作做得太少，支部又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群众又没有组织，群众斗争不能发动起来，完全是主观错误所致，不能说是客观原因障碍。

(IV)

最近陕东各地党部及一般同志在组织工作上，在斗争中犯了不少错误，最主要的是：

(1) 指导机关不健全——自政变后，干部人员或被捕或逃避，迄今未能补充起来。各县多由书记一人奔走应付问题，很少集体指导，经常开会，解决问题。

(2) 秘密战斗机关未建立——因事实困难，秘密机关多未建立起来。

(3) 支部不能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发动群众，组织群众。

(4) 组织不坚固，反动压迫一来，同志脱逃了许多。

(5) 没有群众组织，不能号召群众，领导群众。

(6) 在斗争中不知怎样发动群众，只有党员的斗争，没有群众的斗争。

(7) 一般同志不了解游击战争。更说不上开展游击战争，有的只是杀人放火的特务工作。

(8) 斗争不能与宣传联贯起来，斗争前后均守秘密，不能扩大宣传。

(9) 发展组织时，没有斗争，斗争时而不发展组织。

(10) 斗争时忽略一切经常党务。

(11) 停止了党的内部训练。

(V)

根据以上分析。反动统治势[力]实不稳固，而潜伏待发的群众斗争一触即发。只要我们加紧工作，努力成熟主观条件，最近将来，陕东大暴动必然爆发。

主观条件是什么？据省委指示如下：

(1) 群众斗争已普遍发动。

(2) 兵有指挥权能。

(3) 已有不少的民众武装组织——游击队。

(4) 已有不少的民众组织——苏维埃。

为要达到此目的，特置（应为“制”，原件为“置”。——编者注）定以下工作计划：

(A) 整顿党的组织，使组织战斗化：

(1) 增加干部人材，健全各级指导机关。

(2) 建立秘密斗争机关，县委五处，区委三处。

(3) 健全支部工作，开会讨论计划，动员同志，发动群众斗争。

(4) 组织交通队——县委五人，区委二人，各设主任一人，计划一切交通工作。

(5) 组织侦察队，县委五人，区委三人，队长一人，计划一切侦察工作。

(6) 以上(1)、(2)、(3)、(4)、(5)四（应为“五”，原件为“四”。——编者注）项限于四月二十日以前办完，报告上级。

(B) 组织游击队，开发游击战争：

(1) 由特务队领导群众，杀戮豪绅，即乘机组织群众的游击队。

(2) 分派同志，组织非党群众的游击队，即以参加群众武装斗争。

(3) 由群众斗争开发游击战争，组织游击队。

(4) 在群众大会公开征集队员。

(5) 在有红会地方，设法打入，抓获群众，使之变成革命武装组织——游击队。

(6) 由山内军队调来一队约三十人，实行游击战争。

(7) 游击队的编制分为总队、大队、中队、分队。每分队五人，设分队长一人；五分队成一中队，设中队长一人；五中队成一大队，设大队长一人，五大队成一总队，设总队长一人；队长由队员公选之。

(8) 游击队的任务：杀戮豪绅官吏，尽可能召集群众大会，宣布

罪状；没收财产土地，分给群众，当众焚烧契约等；破坏交通，劫夺辎重等；破坏征收机关，劫取解款，夺取武装。

(9)游击战术：出没无常，聚散无定，避实就虚，声东击西，流窜乡村，动作神速，团结坚固。

(10)游击队旗号：用镰刀斧头红色旗，中书某某地工农革命游击队第几队，队员一律以红领带为标识。

(11)以上计划，各地应很迅速的计议执行，于四月底须尽可能的成立游击队若干队，报告上级。

(C)发动群众斗争：

(1)由游击战争发动群众斗[争]，吸收广大的群众。

(2)由支部动[员同]志深入劳苦群众，发动群众抗粮、抗税、抗捐、抗债、抗租、抗一切摊派。

(3)发动并领导小的日常各种斗争，如算帐……等延长扩大之。

(4)利用各种时机，召集群众大会，领导群众杀豪绅等。

(5)提出适合群众要求的口号，并在行动中实行这些口号。

(6)扩大政治宣传，打破灰色面孔；由宣传到斗争，以斗争作宣传，宣传与斗争要联贯起来。

(7)在城乡各处，采用各种手段，造成赤色恐怖空气，提高民众革命情绪。

(8)领导群众杀差役、催款委员等。

(9)以上计划，各地迅速计议执行，每周报告执行经过一次，如斗争地区、斗争性质，斗争次数，发动群众数量，斗争原因，斗争结果……皆须按时造表报告上级。

(D)组织民众：

(1)斗争开始即组织农民群众于苏维埃，作为号召群众指导斗争

机关。

(2) 在农民群众犹信仰农协地方，亦可恢[复]农协，但须宣传农协之过渡作用。

(3) 农协须是阶级的、群众的斗争的机关，不能公开时，则秘密起来。

(4) 暴动胜利区域，苏维埃即变为政权机关，苏维埃须由群众大会选出代表组织之。

(5) 组织武装农民，成立农民革命军，拥护苏维埃政权。

(6) 没收财产，分配土地，调查武装……等均由苏维埃发布命令，而由下层群众执行之。

(7) 各地应迅速按照当地党的权能，民众革命情绪，农村社会成分，切实计划，在斗争中先组织村苏维埃或恢复农协，再由斗争扩大而成区苏维埃或区农协。四月底应尽可能的成立农村苏维埃或农协，报告上级。

陕东特派委员会

四月九日

四月九日，陕东特委发出第三号通告，要求各地同志按当地情形，切实讨论，并根据这个计划大纲，定出更具体的办法努力执行，执行经过随时报告上级。并且指出，这个计划，是要赶四月底完全实现的，而政局变化，时机紧迫，同志们更应加紧工作，打破一切困难，务必早日实现这个计划，完成党的政治使命。

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后，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又亲赴洛南三要司，向许权中旅党组织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和特委的要求，要许权中旅扩大武装，准备起义。特委宣传委员李大章前往渭北五一县，在固市

秦桥寺召集五一县党团县委联席会议，代表中共陕东特委传达了省委关于发动渭华暴动的决定和陕东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精神，要求五一县党团组织，充分发动群众，积极开展武装斗争，准备起义。

陕东特委的成立，使渭华地区党团组织有了直接指导起义的统一领导机关。不久，渭南、华县、五一县的党团县委召开联席会议，制定了《临时纪律十一条》。在陕东特委《目前工作计划大纲》的指导下，渭华地区的党组织加强了对农民武装斗争的领导和组织，认真整顿各级组织，广泛发动群众，秘密恢复农民协会，深入开展武装斗争，为实现渭华起义积极进行各项准备工作。

四月下旬，受渭华两县党选派秘密前往洛南三要司许权中旅学习军事的二十八名武装骨干返回渭华，开展游击活动，杀戮豪绅，收缴反动民团武装，破坏敌人的交通和通讯，极大地鼓舞、激发了渭华人民的斗争意志，队伍迅速发展壮大为一百五、六十人，五、六十支快枪的地方革命武装。为适应斗争的需要，陕东特委在阳郭镇召开会议，决定对这支武装进行整编，成立陕东赤卫队，会议确定了赤卫队的旗帜，领导人员配备和编制。翌日，由何寓础代表陕东特委在渭南沈河川望岗岭举行授旗仪式，宣布陕东赤卫队正式成立，其军事行动由陕东特委直接指挥。不久陕东赤卫队即移驻塔山，建立了塔山军事据点。

一九二八年四月末，军阀战争在河南打响，冯玉祥在陕西的军事力量空虚，渭南地区的反动统治势力随之削弱。这样，就为渭华起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抓住此有利时机，陕东特委在毗邻华县的渭南崇凝原下的王家坡村北的“观音洞”内召集了有渭华两县党、团县委，陕东赤卫队负责人参加的扩大会议，分析了渭华地区的政治斗争形势，敌我力量的对比，决定立即举行起义；会议对举行渭华起义的时间、各地群众暴动大会的地点、开法、对敌之武装行动、成立苏维埃政府及苏维埃组织机构均作了详细的部署和安排。

红五月开始。五月一日，崇凝地区千余人在崇凝镇举行暴动大会，赶跑了反动区长，推翻敌乡公所，成立了渭华地区第一个红色政权—

一崇凝区苏维埃政府。会后处决了民愤极大的恶差和收粮委员，捣毁了恶绅的商号，将财产分给群众，掀起了渭华起义的革命风暴，接着赤水镇、阳郭镇、高塘镇、沈河川白庙、三张镇群众大会相继举行，局面迅速打开，形势喜人。在陕东特委的领导下，在以高塘镇、崇凝镇为中心的渭华原上，广大农民群众大张旗鼓地展开了“火化文契不还账”、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摧毁反动政权，建立苏维埃政府和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势力的“非基”运动。

五月中旬，许权中旅起义部队到达高塘，在高塘召开了特委全体成员和部队负责人会议，讨论确定了起义部队的名称，军委、司令部的组成、人员的配备等问题，特委书记刘继曾任西北工农革命军政治委员。五月十四日，在高塘镇举行万人军民联欢大会，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代表中共陕西省委把一面有“西北工农革命军”字祥和镰刀斧头图案的红旗授予起义部队，宣布西北工农革命军正式成立。

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并同农民运动相结合，把渭华起义推向了高潮。为了加强对渭华起义的领导，党又指示章子文、赵葆华、王泰吉、王尚德、王授金、王林、霍世杰、刘俊义、张文彬等同志协助陕东特委工作。特委机关驻华县高塘地区的堡子底三教堂，由章子文处理陕东特委的日常事务工作，其他同志皆深入各地，指导成立苏维埃，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在陕东特委的坚强领导下，革命风暴席卷渭华两原，在这一地区，仅仅一个多月，反动统治的基层政权组织全部被摧毁，一村、数村或十数村为单位的基层苏维埃普遍建立，遂形成以华县的高塘、渭南的塔山为中心，东起少华山，西到临潼东，南依秦岭北麓沿山，北至豫陕大道约二百平方公里的红色政权武装割据区域。

为统一领导和指挥各地基层苏维埃政权，一九二八年六月五日，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和赵葆华、王泰吉等人在渭南桥南石家村研究建立渭华地区苏维埃问题，成立了筹备委员会。不久即起草出苏维埃政府的章程、工作条例和一些临时规定，初步确定了渭华苏维埃政府的成员并初步决定了开成立大会的时间、地点、人数以及口号、标语、旗帜，发出了通知。搭起了台子。六月中旬，军委扩大会议后，决定

部队向渭北转移。特委委员李大章偕同许维善、李维城前往渭北勘察路线，筹备经费，购买弹药。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和中共华县县委代理书记、省委常委王松年前往西安东羊市向省委汇报渭华起义情况和成立渭华区苏维埃的问题。省委同意刘继曾的汇报，并批准“苏维埃”委员名单，决定刘继曾为渭华区苏维埃主席，肖明、李大章等人为委员。

在特委书记刘继曾去省委汇报工作未归，特委委员李大章等去渭北勘察未回，起义军民忙于筹组渭华地区苏维埃政府，准备于端午节召开盛大的成立大会的时候，六月十九日，反动当局调集重兵向我渭华起义红色割据区域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进攻，起义军民为保卫红色政权，保卫胜利果实，奋起抗击，虽经浴血奋战，终因敌我众寡悬殊而被迫撤入渭华南山进入洛南山区，起义中心地区全为敌军占领。六月二十二日，肖明在渭南西原三张村外主持召开渭南县委会议，重新整顿组织，处理渭华起义失败后的善后问题。同期，王林、章子文、宋宗微、李成栋、宋攀贵等人在华县箭峪寺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恢复党团组织，坚持地下斗争等问题。七月初，刘继曾从省委返回途中得知渭华起义已经失败，遂赶往两岔河，向军委传达了省委的指示并随部队一起战斗。

……。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中国共产党陕东特派委员会所领导的渭华起义是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领导人民实行土地革命，开展武装斗争的缩影，是武装夺取政权的大胆尝试。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是却对陕西的党组织和人民进行了一次血与火的洗礼，为日后我党领导武装斗争，进行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培养、锻炼了干部，积累了经验，起了重大的影响和积极的作用，是陕西党史和革命斗争史上光辉的一页。

陕东特委所创建的勋功伟业将永志青史！

渭华起义中的西北工农革命军

西北工农革命军，是大革命时期至渭华起义期间我党创建的一支革命武装力量。

渭华起义爆发后，我党掌握的许权中旅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毅然脱离军阀军队，奔赴渭华地区，举起西北工农革命军的红旗，积极配合当地武装农民，摧毁国民党地方反动统治，建立了苏维埃红色政权。在很短的时间里，就形成了红色政权武装割据的局面。

为了保卫武装斗争成果，巩固苏维埃政权，西北工农革命军的全体指战员，浴血奋战，前仆后继，与十数倍之敌进行了竟月的、艰苦卓绝的战斗，许多指战员壮烈牺牲。

这支武装的建立、发展、壮大，倾注了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心血，无数革命先烈的鲜血染红了它那迎风飘扬的军旗……。

一

一九二四年一月，国共两党合作，建立了革命的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通过这个统一战线，领导和组织全国人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反帝、反封建、反对军阀统治的革命群众运动。

一九二六年四月，北方的国民军在河北、山东相继失利；直军刘镇华率兵六万进犯陕西，围困西北革命中心西安长达八个月之久，企图困死在陕的国民军。中共中央对全国形势和南北战局作了具体分析，认为：“全国重大的政治事变，就是北方国民军之失败与南方北伐军之胜利，不仅改变了军阀间和帝国主义间利害的关系，并且对中国革命前途有极大的影响。”据此，中央特别会议作出决定：“在北方目前的军事工作，唯一的是在帮助国民军。”“加紧在国民军中的工作，帮助国民军成为民众抵抗帝国主义与反动军阀之有力武装，并

须从中造成一部分真正的国民革命的武装势力。”

一九二六年九月，冯玉祥、于右任与中国共产党人刘伯坚、邓小平等人偕同苏联顾问从苏联回到绥远省的五原县。九月十七日，隆重举行誓师典礼大会，通电全国，宣布国民军联军总司令部的成立，冯玉祥任总司令，任命共产党员刘伯坚为联军总司令部政治部副部长，挥师入陕。一九二六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国民联军的援助下，西安城围解，刘镇华（镇嵩军）溃逃出陕。

一九二七年一月，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部成立，于右任、邓宝珊分任总司令、副司令，史可轩任政治保卫部部长兼警卫师（又称政治保卫队）师长，许权中任政治保卫部委员兼警卫师旅长、代师长。党组织非常重视这支军队，特派中共陕甘区委军委负责人陈家珍任政治处长，还派马明方、武培谋、魏野畴、李子洲、杨荃俊（明轩）、杨晓初、刘天章、白诚哉、罗伯福、邓重庆、马子敬等一百多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担任各部厅局机构的各类工作。同时还派邓希贤（小平）、李林、刘志丹、唐澍、方仲如、宣侠父、蒋挺、李世乐、卢少亭（廉益民）、贾从周等二百多名共产党员先后陆续到国民军联军各级部队作政治工作，他们有的还分别兼任地方工作，成为驻陕总部这个革命政权的有力支柱。

一九二七年三月，为了加紧培养军事人才和政治工作骨干，中共陕甘区委协助驻陕总部，领导和主办了中山军事学校。当时，党组织派许权中协助史可轩、李林创办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史可轩任校长，李林任副校长，邓希贤（小平）任政治部主任，高文敏（克林）任政治部组织科长并负责党总支工作，任书记，许权中担任总队长主管军事教练。该校先后招收学员七百余人，学校坚持军政并重，以学军事为主，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方针；讲授军事技术课、军事理论课、野外作业课、中国革命史、形势任务教育、《资本论》、列宁主义概论、土地问题、农民问题等课程，课堂教学与军事训练相结合，教学活动丰富多彩，当时被誉为“北方黄埔”、“第二黄埔”。为革命培养了一批重要的军事、政治骨干，建立了一支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武装。

二

工农运动的继续高涨和北伐战争的胜利进军，动摇了帝国主义和旧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帝国主义在武装干涉中国革命的同时，极力拉拢国民党右派蒋介石，阴谋从内部破坏中国革命。蒋介石为了篡夺革命胜利成果也需要帝国主义做靠山，和帝国主义及买办阶级相勾结，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向共产党人举起了屠刀，在全国各地制造了一系列的惨案，在革命人民白骨堆上建立了南京反革命政权“国民政府”。一九二七年六月，反革命的郑州、徐州会议之后，冯玉祥背弃了自己的誓言，叛变革命，与蒋介石、汪精卫同流合污。改组了陕西省政府，共产党员全部被排挤，国民联军驻陕总部被解散，苏联顾问被礼送出境，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共清党”活动，赶走在国民军中工作的共产党员，封闭了各级农民协会、工会和一切革命群众团体，缉捕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一时乌云满天，局势出现了一个大的逆转，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运动遭到了失败。

一九二七年七月初，冯玉祥电令陕西省主席石敬亭，将西安中山军事学校和驻陕总部政治保卫部合编，命令史可轩率队东出潼关，开赴河南“整训”，实则阴谋伺机加以消灭。为了保存这支革命武装力量不受损失，中共陕西省委接到史可轩的报告后曾考虑将其化整为零，分散到各地，加强党的基层组织，也曾设想：“A、出关受冯节制，史可轩下野，军队由许权中统帅，保全实力；B、抗拒冯令，奔向北山独立发展或归邓宝珊由南路出关。”省委最后决定这支部队奔向北山独立发展。中共陕西省委指示史可轩暂执行冯玉祥东开命令，先率部离开西安；观察形势的发展，争取时间，相机北上；同时派杨晓初随军行动，负责部队党的工作。七月十五日，史可轩率部离开西安到达草滩镇宿营，七月十六日从草滩渭河渡口乘船东下，十八日到达临潼县交口镇，指挥部设在交口小学里。史可轩派人去北山一带侦察情况，为部队暂时落脚寻找合适的地点，并派张育生持信与国民二军驻陕上层人物联系，以防不测。依据形势变化，中共陕西省委决定，

史可轩率部北上黄龙山区，向宜川、清涧一带由我党掌握的武装石谦旅靠近。并派省委宣传部部长崔孟博来交口镇传达了这一指示。当晚，史部召开了党的秘密会议，研究了总的形势和确定了部队行动方向和路线。第二天又在交口小学召开军事会议传达了党的决定。部队由交口镇出发，于七月三十日行止康桥镇，再向前进，必经国民军二军田生春师驻防的美原镇，史可轩想利用和田的旧关系让部队顺利通过，遂带数名警卫人员前往美原镇会见田生春借路，被田生春缴械杀害。史可轩同志的不幸遇难，革命同志无不悲痛万分，立誓为可轩报仇，遂推举许权中为总指挥。当时，部队处境极为危难，四周遭到国民二军田生春、冯子明、甄寿珊等部的包围，部队北进已不可能，又失去和省委的联系，面临进退维谷的境地。在党组织的领导和许权中的率领下，部队迅速脱离了险境。为了利用军阀间的矛盾，保住这支革命武装，在保证由许权中为旅长统率原旅人员不动的条件下，接受了冯子明部的节制，部队暂编为独立第三旅，许权中任旅长，军校改为教导营，进驻临潼关山镇。

为了加强党对军队的领导，旅内设有党团委员会，以杨晓初为书记，除计划并指挥本旅的军事行动外，并负责渭北的军运工作。同时，该旅还设有军支，以高文敏（高克林）为书记，高致凯为组织委员，吴浩然（吴天长）为宣传委员。军支下设五个分支。与此同时，部队还吸收了许多在地方上站不住脚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入伍，既保护了革命同志，又壮大了部队的力量和改善了革命军队的成份。全旅共有共产党员五十三名，共青团员十三名。

部队驻关山镇两月，接党中央指示。要许旅准备参加鄂豫陕边的起义。于是部队遂逐步向南转移，移驻高陵县。此间，收编田玉洁部惠显峰旅“步兵一营，骑兵一连，共四百余人。”不久，又收编蒲城县地方农民武装杨锡民部七十余人，收编泾阳县云阳民团三十余人，使这支革命武装部队的力量更加壮大起来，“连前有之步兵两营、机枪一队、教导一队，共一千二百九十人，枪一千零二十支，机关枪三、迫击炮四”。

冯子明对许旅始终心怀鬼胎，图谋借机吃掉这支革命武装，便指派赵杰三及惠介如暗中监视许旅的行动，但赵杰三过去在被吴佩孚包围时，许权中曾帮助他解围，二人遂成为好朋友。赵杰三向许权中透露了冯子明的阴谋，引起许旅党委的高度警惕。十月间，部队转移到蓝田县许家庙一带，十一月五日，冯子明命令许旅开赴河南。十一月十五日，中共陕西省委指示许旅设法留陕，准备相机起义。在此情况下，许权中婉言拒绝执行冯子明的命令。于是冯子明即指使在许旅担任参谋主任的惠介如策动徐裴威和杨锡民两个连长举行暴乱。在此危急时刻，杨锡民（共产党员）立即向许权中和许旅党组织报告了这一重要情况。当晚，许权中召集连以上军官会议，处决了惠介如。冯子明撕破了假面具，第二天，即密令赵汉章旅围击许旅，同时派出一支部队，日夜兼程直奔黑龙口，企图占领通往秦岭以南的要道，从四面包围许旅，并加以消灭。许权中同志识破敌人的诡计，坚决果断，派一部兵力摆在蓝田县东，阻击由辋峪经牧护关抢占黑龙口的敌人，另一部夜渡霸河支流，偷袭敌前卫司令部，迫使敌军撤退十八里之外；同时率部趁机连夜急行军抢占黑龙口，粉碎了敌人全歼许旅的阴谋。

度过这一危机，旅党委在黑龙口召集紧急会议，决定把部队拉到洛南，利用李虎臣和冯子明的矛盾，先“投奔”李虎臣，站住脚再请示省委。

三

为了贯彻党的“八·七”会议精神，中共陕西省委于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召开了第一次扩大会议，通过了《接受中央八七决议案及其指示之决议案》等九项决议案，会议提出：“我们要在土地革命的政纲之下加紧农村中的阶级斗争，准备总暴动”；“在西北上培植革命的军事基础，是中国共产党目前重要任务之一，更是党在陕西的特要任务”，党在“军队中的组织，不仅要力争发展，更当力谋健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委员会通过的《目前

军事行动决议案》指出：“许旅在西北为党的最重要的军事基础，在现在又为反冯战争中党的唯一的军事力量”；许旅的出路有三：(1)去南路投奔李虎臣的刘文伯；(2)图取汉南，以作根据；(3)遁入北口，与李象九部联合，夺取陕北或陕北的数县以作根据。省委指出：“投刘不过是寄人篱下，以图庇荫，不可取。”一九二八年一月二日，中共中央给中共陕西省委的公函指出：“陕西农运的第一个口号应是变和平的依赖政治势力的请愿运动为激烈的反对地主军阀的直接行动，”“杀豪绅地主，没收一切土地，焚烧契约债券，分配富户财产给农民，”“以达到武装暴动的局面”，“推翻地主军阀统治，建立苏维埃政权”。“在陕西我们已经有整个的两旅和一些零星队伍”，陕西省委“应首先改变对于我们自己队伍的指导。这些队伍的驻扎地点，应以农运的发展区域和军队易起分化的所在来决定。假使有可能时，自然以多聚些力量于邻近几县以便造成一个割据局面为最上策。但当不可能时也不必过于勉强，宜分散这些队伍打入农民群众直接参加农民斗争。且这些队伍无论是聚是散，必须把它看成工农斗争的副力，切不可反副为主，忘了发动群众”。

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陕西省委的上述指示精神，许旅在图汉南、进陕北均有实际困难，又不能在泾阳、三原、高陵等地久驻的情况下，于一九二七年年底向商洛山区进发，归属李虎臣部，被编为第八方面军新编第三旅，李委许权中为旅长。一九二八年一月十七日，部队驻防洛南县寺坡、三要司（黄村）等地。一月二十八日，中共陕西省委[第三十号（军字三号）通告]宣布，许权中旅中之中共军支改为旅委员会，仍直辖于省委，旅委书记高克林，许权中、杨晓初、张汉俊（李大德）、高致凯为委员。为了加强许旅党的工作，中共陕西省委先后派刘景桂、唐澍、谢浩如、吴浩然、廉益民、周益山等到许旅担任重要工作，唐澍任旅参谋长，刘志丹任旅参谋主任，谢浩如、周益山任营特派员。同时省委还从地方抽调许多党、团员到许旅工作，使许旅的党组织有了相应的发展，旅委会下辖的党支部由原来的五个分支发展到十八个，党员由原来的五十三名增加到一百六十五名。

一九二八年三月二十日，中共陕西省委将中共中央给许权中并转旅委及全旅同志的指示信转达许旅。信中指出，许旅寄生于李虎臣之下绝对不是许旅的出路，时时要准备脱离李虎臣，去帮助群众发动斗争，作工农群众暴动的副力，关于许旅脱离李虎臣后的去向，中央指出，一是开赴陕西关中农民运动和党的力量较有基础的地方帮助、发动农民暴动，有可能时形成一个武装割据的局面；二是去豫西，帮助河南的农民暴动；三是开赴鄂北，准备将来与两湖的革命势力联贯起来。至于究竟走那条路，何时脱离李虎臣，中央指示可根据实际环境和动作时的实际情况，由中共陕西省委和许旅的党组织协同决定。当时许旅共有枪一千八百支，中央要求全旅扩充到二千五百人，并要求各地党的组织多介绍同志及表现好的农民到许旅当兵。中央还要求许旅党的组织注意纯洁内部，以党、团员代替旧军官，加强组织发展，加紧党内的土地革命和建立苏维埃的政治思想和政策的教育，为部队的武装起义做好准备。三月二十二日，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委员会决定以渭南、华县、五一、华阴、临潼为陕东暴动区，组织农民进行武装暴动。并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给许旅的党组织写了一封指示信，指示许旅开往渭华配合农民起义，准备在渭华地区建立革命根据地。

根据中共中央及中共陕西省委的指示，许旅党组织对部队内部加强了组织整顿，肃清了内部的坏分子，撤消了那些不称职的指挥员，把一些优秀的党、团员提拔到基层领导岗位；在东临伏牛山区，北靠秦岭，地势险要的三要司加强了军事训练，提高了部队的军事素质。同时，办起了小型兵工厂，自己制造炮弹、手榴弹，修理枪枝。为了扩大革命影响，旅党委派刘景桂等同志带领一批党、团员，深入到部队驻地附近的鸡头关、峦庄、会仙台、兰草河、高耀子、吊蓬沟、三条沟、真人沟、胡家川、大西河、塔儿坪、马家坪、南炉道、北炉道等地，宣传农民，组织农民，协助建立农民协会和赤卫队，打土豪分财物。在鸡头关等地公开处决了土豪劣绅何豹子、韩老虎、黑蝎子和祸害百姓的丁克盛，没收分配粮食三百石。当地农民革命斗争的发展，农民群众的支持配合，进而又推动了部队政治、军事工作的发展。

为了适应起义的需要，一九二八年三月底，渭华两县的党组织选派王松年、孙敬堂、薛自爽等二十八名优秀党团员、积极分子到许旅学习军事。旅党委配备专门干部对他们进行了二十余天的军事训练，给每人配备一支枪，四颗手榴弹和一些子弹。旅党委又委派营级干部、共产党员张汉俊（李大德）率领这二十八人化装成追逃兵的敌军，返回渭华地区，打土豪，消灭地主武装，破坏敌人的电线和交通。在这支武装的基础上组建了陕东赤卫队，不久就发展成为一支一百多人，五、六十枝枪的革命武装。

一九二八年四月一日，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成立后，许旅的党组织派代表出席了四月六日召开的特委第一次扩大会议，会议通过了特委的《目前工作计划大纲》，大纲规定由许旅“调来一队约三十人，实行游击战争”。会议还讨论了许旅的行动问题。之后，特委书记刘继曾又亲赴洛南，向许旅党组织传达了省委的决定和特委的要求，要求许旅扩大武装力量，准备起义。

一九二八年四月底，冯玉祥出陕与直军刘镇华混战，令驻陕的宋哲元部赴豫参战。宋哲元率部东出潼关，冯玉祥在陕的军事力量空虚，盘踞在洛南的李虎臣遂联络原国民二军各部发动反冯战争。李虎臣一方面派丁增华部于五月十四日包围了西安，一方面集军开赴潼关阻击冯军回陕。许旅亦在调赴潼关作战之列，部队即在洛南县灵口一带集中。

军阀混战为渭华起义提供了有利的条件，陕东特委根据省委的指示，抓住时机立即部署举行渭华起义，中共陕西省委在决定发动渭华地区农民起义的同时，即指示许旅不去潼关参加军阀混战，准备参加渭华起义。旅党委在讨论执行省委的指示时发生意见分歧，多数领导成员同意省委的指示主张拒绝执行李虎臣的命令，部队不去潼关，开赴渭华参加农民暴动；许权中主张利用李虎臣的力量攻占潼关，不但可以阻止冯军回陕，而且还可以扩大起义地区和军力，然后利用军阀混战再到渭华参加农民暴动。会议决定，派共产党员雷天祥、许维善（尚志）两同志率教导营一部八十多人，先赴渭华，配合农民起义。

许权中、刘景桂、唐澍同志率许旅主力于五月七日由灵口经巡检司，越秦岭，出嵩岔峪，开往潼关。狡猾的李虎臣，在攻打潼关的战斗中，把许旅加在中间，企图一箭双雕，一方面让许旅替他“火中取栗”，削弱革命势力；一方面阻止冯玉祥主力回陕。五月五日，李虎臣部与冯军激战于潼关南五、六里之北山，冯军不断增援，许旅伤亡甚大，下午三时李部被击败，当晚，唐澍、刘景桂、高文敏等经过商议未告知旅长许权中和杨晓初，即率领一部撤出战斗，沿秦岭北麓急行军向渭华地区进发；许杨发现部队撤离潼关，亦率二十余骑卫队，追赶部队向渭华而来。翌日清晨部队陆续抵达华县瓜坡镇，旅党委召开会议，对部队进行了整编，宣布起义，摘掉了国民党军队的帽徽，举起了革命的红旗。即日，部队到达高塘镇。五月十八日，地方党组织在高塘镇会馆戏楼前的广场上举行了盛大的有陕东赤卫队、各村赤卫队、农协会员及各界群众参加的万人军民联欢大会，热烈庆祝西北工农革命军的诞生。中共陕东特委、中共华县县委、工农革命军的负责人及其他有影响的革命人士在会上讲了话。刘景桂同志在讲话中通俗地说明了社会上贫富不均的原因，指出：“穷人为什么穷，富人为什么富，要想不受穷，只有团结起来闹革命。”接着唐澍同志讲话，他说：镰刀斧头是咱们的武器，用它、靠它，只要大家齐心协力，团结起来，在工农革命军的配合下，就一定能把革命搞成功。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把一面绣有镰刀斧头和“西北工农革命军”字样的红旗授予起义部队，宣布“西北工农革命军”正式成立。大会结束时，公开处决了散布反动谣言，阻止群众参加大会的王竹寿、王甲寅、姚忠静三名恶差和坏分子。会后举行了武装示威游行和庆祝联欢活动。

西北工农革命军军事委员会

主 席：刘景桂

秘 书 长：许维善

委 员：刘景桂、刘继曾、唐澍、吴浩然、廉益民、王泰吉、

许维善（其他委员待查）。

西北工农革命军序列

总 司 令：唐 澍

政 委：刘继曾

参 谋 长：王泰吉

军党委书记：吴浩然

政治部主任：廉益民

经委主任：杨晓初

军总顾问：许权中

司令部赤卫队队长：张汉泉

第一大队大队长：赵雅生

第二大队大队长：武培谋

第三大队大队长：谢浩如

第四大队大队长：雷天祥

骑兵分队队长：许权中

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后，立即张贴布告，公布政纲，号召劳动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自己当家做主，建立苏维埃政权。布告全文如下：

西北工农革命军布告

土豪劣绅和财东， 剥削穷人真个凶。
加一放帐驴打滚， 卖儿卖女还不清。
要账手提桃桃子， 打人不分老和幼。
如今穷人要翻身， 大家团结来求生。
西北工农革命军， 他是咱的子弟兵。
大家同心一齐干， 铲除土豪和财东。
贪官污吏都打倒， 我们要作主人翁。
建立苏维埃政权， 才能过上好光景。
西北工农革命军 军委主席：刘景桂
 前敌总指挥：唐澍
 政治委员：刘继曾

中华民国十七年

西北工农革命军成立后，军委、司令部驻扎高塘镇东南的高塘小学，第一大队驻涧峪口一带，第二大队驻司令部南寺城子村及其附近，第三大队驻高塘镇以北及魏家原一带，第四大队及骑兵分队驻箭峪口、崇凝一带。西北工农革命军在陕东赤卫队的配合下，一面主动到外线出击，袭击县城、截夺敌军辎重、破坏敌交通及通讯设施、消灭小股敌军；一方面积极协助党组织，充分发动群众，开展对敌斗争，建立红色苏维埃政权，摧毁国民党地方反动统治，把渭华起义推向高潮。起义军民并肩战斗，遂形成了以华县的高塘、渭南县的塔山为中心，东起少华山，西至临潼东，南依秦岭北麓沿山，北临豫陕大道，约二百平方公里的红色武装割据区域。

四

一九二八年五月中旬，冯玉祥取得潼关战役胜利，又巩固了西安

城防，军阀混战局面暂告结束，冯玉祥在陕西的统治地位重新巩固。一九二八年六月，冯玉祥在渭南、华县调集了田金凯、魏凤楼、孙连仲三师兵力，纠合渭华一带的警察及地方反动地主民团，对起义中心地区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围剿。

六月八日，敌一旅兵力，以渭南县保安团为前队，由渭南县城出发，沿龙尾坡向南，妄图攻占我塔山军事据点，陕东赤卫队与敌激战于龙尾坡南段家村附近，工农革命军第三大队闻讯在谢子长率领下急往增援，两面夹攻，猛打猛冲，来犯之敌落花流水，丢下许多尸体，仓惶溃逃。六月十日，敌田金凯骑兵师从华县经瓜坡、大明寺，直驱高塘镇，妄图袭击西北工农革命军司令部。敌从高塘东面到北面成扇形态势，向我司令部步步进逼围攻。在敌军此次进攻之前，工农革命军第二大队被派往赤水公路沿线进行游击活动，第三大队受命袭击华县县城。由于革命军对敌情侦察不够，防范疏忽，致使东面之敌一直冲到司令部所在地高塘小学东北三里多远的骆驼渠顶时，才被老百姓发觉报告。在此十分危急的情况下，第五中队长周益三急率所部及二大队留守人员向敌冲击，激烈的枪声、冲锋号声、喊杀之声传到司令部，唐澍总司令即指派张汉泉率司令部赤卫队出击，与敌激战于骆驼渠顶。战斗中，张汉泉臂部受伤，参谋长王泰吉指挥部队继续战斗，将敌压于骆驼渠下。此时，高克林、谢子长、武培谋等率领外出执行任务的第三、第二大队归来，从敌背后发起攻击，愚蠢的敌人以为又中埋伏，惊慌失措丢下许多箱追击炮弹，逃回华县城。

在粉碎敌人两次进攻之后，刘景桂同志在高塘小学内的两棵古槐下主持召开了西北工农军军委扩大会议，分析了当时敌我力量的对比，讨论了革命军向何处发展的战略等问题。会议认为：一、目前陕西军阀统治相对稳定，必然会相互勾结向起义军发动进攻，敌人的两次进攻虽被粉碎，但是工农革命军枪弹来源缺乏，敌我力量相差悬殊；二、渭华地区是豫陕两省的咽喉，地处交通要道，又距中心城市西安较近，是敌必争之地；三、渭华以南的秦岭山区，群众生活极端困苦，工农革命军如向那里发展，吃粮问题很难解决，且李虎臣盘踞商洛，

决不容革命力量向那发展。如上情况表明，工农革命军若继续坚持在渭华一带与敌硬拼，势必遭受巨大损失，对革命将十分不利。会议经过讨论，决定把部队撤往陕北，在那里建立革命根据地。因为陕北远离中心城市西安，军阀统治比较薄弱，更为重要的是一九二七年十月又爆发过清涧起义，党在群众中有一定的影响，并有一定的群众基础。会后，陕东特委书记刘继曾即到西安向省委汇报工作，并派军委秘书长许维善，中共陕东特委委员李大章去渭北筹备经费，购买弹药，勘察行军路线，准备部队北移。为了反击敌人再次进攻，司令部把起义军民武装力量重新作了部署，以便更好地歼灭敌人。同时，司令部由高塘小学移驻涧峪口南堡村。

六月十九日，敌人又发动新的“围剿”，宋哲元亲自督阵，敌三师兵力分东、西、中三路，步步为营，向我军事、政治中心高塘及塔山据点进攻，妄图一举消灭我起义军民。

由于敌进攻兵力过大，工农革命军转移陕北的道路已被切断。军委根据变化了的情况，决定不同敌人死拼硬打，准备将部队撤进南山，以保存革命力量。司令部也由涧峪口南堡村移到牛峪口龙山底村。

十九日拂晓，东路敌人以田金凯的一师兵力，由逃亡地主孔宪文、薛宝官及民团作向导，从华县出发，经瓜坡镇、金惠原、金堆峪口向桥峪口进攻，企图切断西北工农革命军的退路并从南面形成包围。天刚亮，敌人即从东原冲了下来，在桥峪口，遭到我军马子敬所部和丰原里十八村苏维埃赤卫队的英勇阻击。在敌人的猛烈炮火下，我军民被迫后退到桥峪口外的蕴空山。蕴空山山势险峻，易守难攻，我军凭借有利地形坚持战斗，直到主力部队撤退南山，才主动放弃这一阵地。

西路敌人一个师，由地主史明鉴、薛良臣作伴，从渭南县城出发，经崇凝镇直扑塔山。我工农革命军第四大队骑兵分队和陕东赤卫队一部，在许权中、雷天祥、李大德同志的指挥下，与数十倍之敌展开激烈战斗。敌人疯狂地用迫击炮轰击塔山前沿阵地，由于我军没有重型武器掩护，指挥部前沿阵地被敌捣平，所有营房、工事全被敌摧毁，

我军被迫撤退箭峪口。在箭峪口又与敌激战一夜，给敌以重大杀伤。在战斗中，陕东赤卫队第一中队长徐汉儒英勇牺牲。

中路的一师敌兵，由宋哲元亲自督阵指挥，恶霸地主李金戊、三佐、王振乾、牛振龙引路，分两路从赤水的东西两川向高塘、魏家原一带的我军发动进攻。东川来的敌人在重炮掩护下轮番猛攻骆驼渠坡上我军前沿阵地，军委主席刘景桂率领工农革命军第三大队、第二大队一部顽强阻击，激战一天，形成敌人冲不上来，我军也不能迫使敌军后撤的对峙局面。从西川进犯之敌，企图占领魏家原，进而夺取箭峪口，切断工农革命军司令部与塔山据点的联络，分而治之。魏家原在高塘的西北面，素有“高塘门户”之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工农革命军二大队的一个中队和陕东赤卫队一部在唐澍总司令和薛自爽同志的指挥下，在这里修筑了工事，敌军在强大炮火掩护下的多次冲锋，都被我军击退。后来，敌军一个营，换上便衣，从魏家原西侧向我军侧后迂回。薛自爽带领数百武装农民包抄敌后，才使战局转危为安。中午，敌人由反动地主王振乾引路从侧面向我军阵地围攻，发动新的冲锋，被我挫败。薛自爽带领陕东赤卫队、农民武装从侧后袭击敌人，打乱了敌人的阵角……。敌我双方对峙激战一天，敌死亡甚众，魏家原阵地成为敌军不可逾越的屏障。

我军给予敌人以重大杀伤，胜利完成阻击敌人的任务。傍晚，军委命令，我西北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各部向涧峪口、牛峪口、箭峪口一带集结，准备退往洛南县两岔河。于是，以高塘、塔山为中心的起义区域全为敌军占领，当晚，我司令部命令第二大队六中队夜袭高塘敌军司令部，第五中队袭击占领魏家原的敌军，第三大队作为策应。由于敌兵力强大，我军无法歼灭负隅顽抗的敌军，这次袭击未取得大的战果。

六月二十日，敌军又向涧峪口、牛峪口、箭峪口的西北工农革命军各部发动进攻，战斗残酷而激烈，西线尤甚。许权中、雷天祥、李大德指挥所属部队，反复冲杀，打退了敌人在大炮掩护下的一个团的多次冲锋，给了敌人以很大杀伤。敌人不断增援，许权中等仍坚持战

斗，机动灵活地驰骋在箭峪口一带，和强大的敌人往返周旋。由于他们牵制了大量的敌兵力，从而减少了敌军对我军司令部的压力。在这次战斗中，西北工农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廉益民、军党委书记吴浩然同志在牛峪口壮烈牺牲；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同志在箭峪口为革命英勇捐躯。下午五时左右，工农革命军总司令部下达了撤退的命令，许权中、杨晓初在周益山中队的掩护下率部撤出阵地，摆脱敌人，退至蓝田许家庙一带；雷天祥率第四大队由箭峪当晚退至洛南县青岗坪；其余大部在刘景桂、唐澍等率领下越牛峪由东、西涧峪退入秦岭深山，于六月二十二日相继退到洛南县两岔河。

我西北工农革命军和地方武装力量撤退到洛南两岔河时，还有三、四百人，当天，司令部即派第一大队大队长赵雅生率领该大队及第二大队之一部分约一百五、六十人进驻保安镇。因为在高塘的三次战斗中，赵雅生的一大队驻在涧峪口一带，与敌正面接触较少，部队伤亡小，部队建制比较完整，且战斗力较强。因此，司令部派赵雅生部进驻保安，与司令部形成犄角之势，一有敌情，以便相互策应，相互支援。另外保安两山夹道，是洛南通往两岔河（洛原）、蓝田一带咽喉，进可以攻，退可以守，是兵家必争之地。群众基础较好。守住了保安，就可为我军各部的休整、整编创造条件，赢得时间，赵雅生部进驻保安后，住在街中仓房和福音堂等处，在保安街周围张贴了“打倒土豪劣绅”等标语，杀了平日祸害百姓，为非作歹的吕长安，仓库的粮食除留一部分作军需外，其余全分给穷苦农民。同时，还给群众分了土豪杨太治、叶升律的粮食和财物。赵雅生率领战士们抓紧学习、训练、构筑工事，防敌来犯。

七月一日，趁我军立足未稳，由地头蛇——陈彦策（反动武装民团团团长、红枪会头子）、王庆侗（伪保安镇镇长、红枪会头子）带领的民团为敌带路，敌李虎臣所部方少海、丁增华、赤亚武、牛××、何经纬共五旅之众，由洛南县向我工农革命军进攻，分别从保安街东面、焦沟、辋峪、蒿坪东岭四面集中，将在保安的赵雅生部重重包围，赵雅生一面派人向司令部告急（但因侦察失误，错将敌七、八百人报

为一百余人），一面命令部队抢占有利地形，利用街道建筑和简易工事与敌激战，组织部队突围，但未成功。面对恶狼般的敌人，战士们英勇顽强，奋勇抗击。在我工农革命军阵地前，敌尸积如山，血流成河，但更多的敌人如潮水般涌来，在强敌的轮番进攻下，我军伤亡惨重。

司令部接到赵雅生被围的消息，唐澍司令遂带领第二大队郑殿华中队和三大队一部分约百人急行军直奔保安增援解围。下午四、五点钟，到达保安镇西，战情紧急，不容多思，唐澍同志立即命令郑殿华中队迅速抢占保安镇北山头，掩护部队突围、撤退。郑殿华即刻带领该中队二十六名战士（因多次与敌战斗，部队伤亡很大，每个中队只剩二、三十人左右）一鼓作气占领了镇北山头。此山当道，后有两条峪，一通桥峪，一通石头峪，为要冲之地，守住此山，方有退路。郑殿华占领此山后，敌即分兵一旅向其攻击，郑殿华一面指挥战士，居高临下与敌激战，坚守此山；一面焦急地等待着唐澍和赵雅生同志的消息，收容我军冲出来的战士。天黑后，又有一名战士来到郑殿华中队阵地，报告说：唐司令和赵雅生在雷家院与敌激战，壮烈牺牲，部队已被打散。听到这一消息，同志们悲痛万分。郑殿华同志遂带领该中队和收容的战士向石头峪退去，后见司令部派来的通讯员，即带队归队。

唐澍同志命郑殿华中队占领保安镇北山头后，指挥战士们杀开一条血路，在保安西河坝与赵雅生合兵一处，与敌激战数小时后，由敌兵力较弱的南面，冲出敌围，西折向我司令部两岔河方向边打边撤。天黑时撤到雷家院，敌发现我军意图后，令一旅在雷家院以西布防，截断我军退路，并防我司令部援兵，另外三旅在雷家院将唐澍、赵雅生部团团包围。利用这一战斗空隙，唐澍和赵雅生同志一面令战士作好突围的准备，一面商议部队的行动。突然枪声骤起，敌人的进攻又开始了。

趁着茫茫夜色，唐澍同志一声令下，和赵雅生同志带领战士们用手榴弹，排子枪杀开一条血路，向雷家院西北方向的碾子沟突围。敌

人的轻重武器一齐开火，弹雨密集，在碾子沟口，我十七、八名战士壮烈牺牲了。唐澍、赵雅生同志终于冲出了敌包围圈，这时他们只剩十余人，而且都挂了花。唐澍同志带许天洁、关凤林等从碾子沟底向后退去，赵雅生同志带数人上了金弹山（碾子沟东西两边山梁，西边的叫长虫岭，东边的叫金弹山）向后退去。枪声暂时平息了，但狡猾的敌人调集兵力以更大的包围圈，四面包围了此山，并一步一步紧缩着包围圈，第二天拂晓，唐澍和赵雅生同志带人在“河南沟曹家洼”（碾子沟内地名）会了面。在这里，赵雅生同志由于负伤过重，流血过多而壮烈牺牲在一棵柿树旁的土坎下的小水沟里，一名战士走失、一名战士负重伤不便行动，唐澍同志令人把他藏起来。这时，天已渐渐放亮，四面不断传来枪声和敌人的野兽般的吆喝声，唐澍同志带领战士们向西北方向冲去，然而，四面山上都出现了敌人，密集的子弹像雨点般射来，唐澍同志和战友们与敌展开了激烈的战斗，身负重伤，弹尽援绝，壮烈牺牲。这次战斗，工农革命军指战员，除少数趁天黑突围出去外，大部分都壮烈牺牲，仅雷家院、北湾、碾子沟就牺牲三十余人；陕东赤卫队大队长李大德同志负伤被俘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五

保安战斗结束后，去省委汇报工作的中共陕东特委书记、军政委刘继曾回到两岔河，传达了省委的指示。随后和刘景桂等率部与许权中、杨晓初所部在蓝田县张家坪汇合集中。根据省委的指示，在张家坪由刘景桂、刘继曾、主持召开了军委会议，许权中、赵葆华、杨晓初、谢浩如、雷天祥等参加了会议。会议决定：一、将红旗暂时收起来，不开展苏维埃运动；二、西北工农革命军中的共产党员，身份公开的，转移各地进行地下工作；身份未公开的，仍留部队坚持斗争；三、部队由许权中指挥，并设法保存这支革命武装。接着，又召开了全体军人大会（共二百余人），宣布军队由许权中同志指挥。会后，刘景桂、谢浩如等即离开军队，奔赴陕北继续进行革命斗争，后来创

建了陕甘、陕北革命根据地。

会后，许权中对部队进行了整顿，并通过中共蓝田特区负责人赵伯平吸收当地一部分农民武装扩大部队，两三天后，蓝田县民团团长尹耕莘（中共党员）带领三、四百人和枪加入了革命军。为了保存这支革命力量，许权中通过私人关系与陕军师长刘文伯联系并取得同意，即率部迅速进驻商县黑龙口。七月十五日，西北工农革命军在黑龙口改编为刘文伯师第九旅，许权中任旅长。部队在黑龙口加紧训练，准备重整旗鼓。八月，刘文伯师被冯玉祥追出商洛进入河南，八月二十三日，刘文伯师进驻邓县，该地地主豪绅假意欢迎，但部队进城后，立即受到地主豪绅控制的红枪会武装的包围和袭击。二十四日，刘文伯师（包括许旅）由邓县县城出发，出城后即陷入数千受蒙蔽的红枪会群众的重围，当日下午二时许许旅在瀋滩街被迫交械，部队被打散。这样，渭华起义后保存下来的部分革命武装，也最后失散了。

西北工农革命军，从革命武装的形成、发展壮大到邓县失散，虽然只有一年多时间。但是西北工农革命军的英雄们却干出了惊天动地的伟大业绩，他们从指挥员到战斗员，从士兵到总司令，唯以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为己任，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在渭华起义中发挥了擎天柱的作用，是渭华起义的主力军；为保卫巩固苏维埃红色政权，他们与十余倍的敌人浴血奋战，前仆后继，数百名工农革命军指战员不惜牺牲，他们英雄的业绩和他们闪光的名字永远铭刻在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的里程碑上。

西北工农革命军在邓县被打散了，但是，这些四散的火炬遍及全国各地，伴随着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的烈火熊熊燃烧，他们有的战斗在地方，有的战斗在部队，有的战斗在敌人心脏，为了中华民族的翻身解放不懈地奋斗，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

西北工农革命军的英雄们：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历史将永远记住你们！

渭华起义中的陕东赤卫队

陕东赤卫队，是渭华起义中，在渭华地区党组织和中共陕东特委直接领导下的以优秀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农运积极分子为骨干组建的一支训练有素、富有战斗力的农民革命武装。这支武装一成立就活跃在渭华地区各地，打土豪，除恶霸，消灭地方反动武装，发动、配合农民群众进行革命武装斗争，使土豪劣绅们胆战心惊。这支武装，虽然只是一支不甚强大的非正规的武装，但是，它在渭华起义中却是起义农民的主心骨，为起义农民撑了腰，壮了胆。它在发动群众对敌斗争，镇压土豪劣绅，摧毁地方反动武装，保卫各地群众暴动大会，保卫基层苏维埃政府，配合正规部队反击敌人军事进攻诸方面，都发挥了巨大作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一

大革命失败后的渭华地区，阴霾满天，一片白色恐怖。我党领导下的人民群众的对敌斗争于是转入地下，并且不断地深入和扩大，一场革命的大风暴正在酝酿之中。一九二八年二月底，宣化事件爆发后，敌我矛盾更进一步尖锐、激化，反动当局纠合土豪劣绅四处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渭、华两县党团组织机关所在地的学校均被敌人封闭；先后有四十多名共产党员教师和进步学生被敌逮捕，其中许多同志是我党基层组织的负责人。三月八日，反动军警包围了高塘民团，收缴了我党掌握的高塘民团的武装。其目的妄图一举消灭我党在渭华地区的组织及力量。

一九二八年三月十三日，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委员会发出第三十九号通告，要求各地各级党组织：立即发动民众斗争，在农村中则由抗租、抗粮、抗税、抗债、抗捐、抗一切摊派勒索等斗争，一直转为杀豪绅、地主、官吏，夺取武装，围攻县城的大暴动；在斗争中尽可能的建立指挥斗争的乡村苏维埃；武装群众，将勇敢急进的分子组织起

来，袭击摧毁并消灭一切反动势力的武力，破坏反革命的交通，破坏反革命的征收机关，破坏反革命的统治机关，开展群众性的游击战争，继而扩大为一县或数县的农民大暴动。

根据上级党的指示，为适应新的斗争，渭华地区的党组织都及时由学校转移到农村，转入地下秘密活动，依靠自己的武装力量来保护党的组织和人民群众，领导发动群众开展武装斗争，和反动当局进行了针锋相对的阶级较量。三月二十二日，中共陕西省委常务委员会会议决定，划渭南、华县、五一、华阴、临潼为陕东暴动区。积极准备武装暴动，武装反抗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以武装的革命对付武装的反革命，在渭华地区建立一支革命武装，已成燃眉之急。

二

渭华地区党组织领导农民群众在恢复和发展农协中，一些地方就建立了少数农民自卫队（团）。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阶级斗争的深入，少数分散的农民自卫队已经不能适应革命形势的要求。因此，建立一支坚强有力的革命武装，是渭华地区党组织的当务之急。一九二八年三月下旬，渭华两县县委决定选派二十八名党团员和农民优秀积极分子，秘密前往洛南三要司（黄村）许权中旅学习军事。此行由王化民、孙敬堂、薛自爽同志带队，队员有：宋蔚青（攀贵）、冯异生（养浩）、东日曙、王广录、王占平、李培山、张绪昌，王春隆、赵振华、吉星照、武忠英、王廉（怀蔚）、王养娃、王东海、马建华、武占魁、薛增平、王玉亮、张世炎、剡玉秀、李志彦、薛德文、杨廉直、李宝荣、潘树藩。二十八名壮士持渭华地区党组织介绍信到达许旅后，许旅党委配备专门干部对他们进行专门特种军事训练，传授军事、政治理论知识。经过约一个月的军政训练，二十八名受训人员人人掌握了基本的军事知识和群体、单独的作战能力，准备返回渭华地区。为建立一支训练有素，富有战斗力的革命武装，许旅党委决定派营级干部，共产党员李大德（张汉俊）随二十八人行动，一起去渭华。

四月下旬的一天晚上，李大德受命率领二十八名壮士，每人携带一枝枪，三排子弹，四颗麻辫手榴弹，全副武装，化装成敌军，以追捕逃兵为名，由三要司（黄村）出发，经景村，天亮前越过洛南县城敌军封锁线；过保安镇，闯过当地民团的防地，进入西平里，登上八里坡，嚇退江秃子的红枪会；翻秦岭、穿桥峪，一路急行军进入渭华地区，顺利到达陕东特委驻地华县东阳乡堡子底村三教堂。

这时，陕东特委已经成立半月有余，这支武装力量成立后，即受命于陕东特委，广泛开展了武装游击活动。在李大德、薛自爽同志的带领下，这支武装活跃在华县西南原和渭南东、西两原一带，时聚时散，出没无常，战术机动灵活，杀戮罪大恶极的豪绅，抄没他们的财产，消灭地主民团，收缴反动武装；清扫豪绅的“土圈子”，并踏了三张镇的税卡，收了两只枪。多次出击外线，在赤水、渭南一带西潼公路上拦截敌人运输车辆，破坏敌人交通，割电线、截电杆。为坚持长期战斗，更有力地打击、消灭反动武装，李大德等带领战士们在深入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广泛进行侦察活动，整天从原上到原下，从阳郭、崇凝到高塘，对台原沟岔、村村岭岭进行侦察了解，熟悉地形地貌，掌握社会情况和敌人动向。这支武装力量精力充沛，干劲冲天，终日不断地出现在终南山前和渭华山水之间，积极发动群众，扩大革命力量，在高塘一带的大王、算王、东王、黄麓口，堡子底、郭家庄、涧峪口、韩良寨、江村、里寺、泽口等十余个村庄建立了活动据点和联络通讯网。这些武装行动，极大地鼓舞了渭华人民的革命斗争意志。旬日之内，渭华地区的革命斗争形势出现了惊喜的局面：反动统治机关的官吏、恶差，土豪劣绅胆战心惊；广大农民群众欢欣鼓舞，奔走相告：“干！怕啥？咱们有了武装！”在斗争中，广大青年纷纷报名加入武装斗争的行列，这支武装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百五、六十人，五、六十枝快枪的革命队伍。

三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在渭华起义已经开始秘密行动之时，陕东特委决定对这支武装进行整顿和改编，成立陕东赤卫队。五月三日晚，陕东特委在阳郭镇召开会议，决定了赤卫队的名称、旗子、领导人员的配备和编制等问题。五月四日在渭南县城以南的沈河川望岗岭上，召开群众大会，举行了命名和授旗典礼，何寓础同志代表陕东特委把一面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授予赤卫队，宣布“陕东赤卫队”正式成立。

陕东赤卫队序列

大队长：李大德

副大队长：薛自爽

党支部书记：冯义生

副书记：孙敬堂

第一中队队长：徐汉儒

第二中队队长：张绪昌

第三中队队长：薛增平

第四中队队长：王春隆

大刀队队长：向中英

副队长：潘树藩、冯贵选

一九二八年五月，渭华起义爆发，陕东赤卫队发挥了坚强的支柱作用和骨干作用，成为这次起义的中坚力量。他们和各村赤卫队员一起，携带武器，参加保卫崇凝、赤水、阳郭、三张、高塘、白庙等地的群众暴动大会。在陕东赤卫队的有力配合下，渭华农民的革命斗争如火如荼，在整个渭华原上掀起了轰轰烈烈的从政治上、经济上打倒封建地主阶级、铲除贪官污吏、反对帝国主义、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

建立苏维埃政权的革命运动。

五月一日，陕东赤卫队配合崇凝地区群众一千多人，高举红旗，手执武器，赶跑了反动区长，推翻了敌乡公所，随即召开群众大会，成立了崇凝区苏维埃政府。会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处决了两个民愤极大的恶差王水泉、张丑娃和伪政府收粮委员孙太，捣毁了大恶霸杨鹏霄和李玉林的商号，把财产分给贫苦农民。五月二日，薛自爽、潘树藩、冯贵选带领大刀队战士参加赤水镇群众暴动大会，踏了东赤水商团，缴了八支枪，打死了敌探廉老八，抄了恶绅吴福彦的家。会后返回途中，在宣家底和敌师长魏某给家中送钱财的敌军遭遇，消灭了押送的敌兵，缴获了十三驮骡烟土和银元，为起义夺得巨量经费。五月三日，该队负责保卫在渭南县阳郭镇举行的三千多人暴动大会，会后捣毁了大豪绅牛星照的“德兴国”商号，把财产分给了群众。五月四日，又参加渭南三张镇群众大会，砍死了搜刮民财的反动厘金局长；同一天，华县高塘镇召开群众大会，会后，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率领一部队员，抄了高塘粮台与豪绅薛良臣的商号及潘炳万的染房，烧毁了账目，把粮食和财物分给农民，吓跑了畜税局人员。五月八日，渭南沈河川白庙召开十八个村农民参加的群众大会，驻渭南县的冯子明军队前来镇压，我陕东赤卫队和革命群众奋起反击，冯子明军狼狈逃窜，龟缩回巢。

各地群众暴动大会之后，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有陕东赤卫队撑腰壮胆，在党组织和苏维埃的领导下，广大农民群众大张旗鼓地开展了“火化文契不还账”运动，贫苦农民怀着永远摆脱剥削压迫的心情，四处找寻土豪劣绅进行清算斗争：火化契约，没收、分配财物和粮食，捣毁恶绅商号，焚烧房屋，宣布恶绅罪状，并给以应得的处罚：有的被杀、有的戴高帽子游乡。在渭南县的贺家村、闵家村、吕家村、北雷家、冯家堡、西田等村抄了贺慎言、贺慎德、闵全禄、吕协庚、雷鸣夏、冯坤娃、大地主“义和公”、大恶绅田世聪等的家，把财产分给农民，打死了吕协庚，烧毁了雷鸣夏的房，活捉了贺慎言。在华县的杜家原、王家崖、东王、史家湾、南堡、老年村、武家堡、韩家

凹、核桃园、罗家村、麦丈原、胜山等地抄了孔宪文、王佐、郭毓章、薛良臣、史明鉴、史王宝、史彦玲、庞克力、侯良弼、王振乾、王文凤、韩科娃、郝太龙、武宏才等土豪恶绅的家，烧了地契文约，没收分配了财产，烧了孔宪文、薛良臣、史明鉴、王振乾、武宏才、郝太龙等恶绅的房屋。在渭华原上处决了一批民愤极大的劣绅、恶差和坏分子，在陕东赤卫队的沉重打击下，大地主豪绅纷纷逃往西安；中小地主逃到县城，来不及逃跑的手捧地契文约跑到贫苦农民面前求饶：“我把文约拿来了，当着你们的面烧了吧，再不向你们要账了。”那些逃跑了的地主，跑了和尚跑不了寺（事）。他们的银窖仍被打开，财物分给了群众。

为了打击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侵略势力，陕东赤卫队配合起义农民，按照陕西省委关于开展“非基”（非基：就是反对基督教）运动的指示，不但宣传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而且使用革命手段，收回教会的一切财产，对传教士劝导或驱逐出境，遣散回国，组织革命群众放火烧了阳郭镇、杨魏坡、花园、下城关等地的教堂，捣毁了牛峪、中堡子等地的教堂，向帝国主义侵略势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使侵略者极为震惊。

四

开始，由于陕东赤卫队没有固定的驻地，频繁的战斗和行军给部队带来许多困难。为了使部队有一个稳定的立足点和补给基地，以便更有力地开展武装斗争，遵照陕东特委的指示，陕东赤卫队于一九二八年五月十二日移驻塔山，建立了塔山军事据点——陕东赤卫队的总指挥部。

陕东赤卫队塔山总指挥部组织机构

参 谋 部：贺修之

组 织 部：何寓础

宣 传 部：徐汉儒，油印处：孙卓斌

经 济 部：孙敬堂

交 通 部：刘志健（甲竹）、韩绪升、冯贵选、李建兴

枪械修配所：闵寿吕；工作人员：张海娃等七人

运 输 队：剡玉秀；队员：王恩宽、张思杰等（有骡子十三头）

塔山，位于渭南西原南端，是秦岭山脉中的一座高峰，东有清明山，西有凤凰山，前有半截山和灵台寺。从塔山可南去洛南，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地理形势非常险要。

陕东赤卫队移驻塔山后，各中队分别驻防于清明山、凤凰山、枣刺庵、灵台寺周围，这些山上有庙宇和石洞可供驻扎。赤卫队又在塔山修筑了工事。搭席篷简易房屋百余间，储备了粮食，备有石磨。建立了小规模枪械修配所。在塔山西边平台上修了练兵场，设立了两道岗哨，第一道在桥南的二郎庙，第二道在半截山顶。塔山附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党在这里很早就开展过农民运动，有很好的群众基础。每当斗争环境险恶时，中共渭南县委即转移到这里工作。从此塔山附近就成为渭华地区革命活动的中心之一。

陕东赤卫队移驻塔山后，一方面抓紧练兵，扩充兵力。一方面积极主动出击敌人。李大德、薛自爽同志对部队要求非常严格，经常结合实际进行训练。在行军途中给战士讲授各种动作，休息宿营时教他们站岗放哨，利用空闲时间教投弹、射击等，使部队军事素质迅速提高。同时，要求大家不宿民宅。不踏庄稼，不乱拿群众的东西，深受人民群众的爱戴和赞扬，陕东赤卫队政治素质强，战术机动灵活，因而在历次战斗中屡战屡胜，愈战愈强。

五月中旬，许权中旅起义部队到达高塘，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陕东赤卫队的行动由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委统一指挥。他们积极配合西北工农革命军站岗、放哨，侦察敌情，充当向导，协同作战，成为革

命军的得力助手，从而把渭华起义推向了高潮。仅仅一个多月，渭华原上，地主恶势力一扫而光，国民党地方反动统治政权全部被摧毁，一村或数村为单位的基层苏维埃政府普遍建立，在四面白色恐怖中，形成了红色政权武装割据的局面。

五

渭华起义如一把锋利的刀尖插在敌人心脏，威胁动摇了国民党反动派在西北的统治。一九二八年六月，反动派调集重兵，向起义中心区域发动大规模的军事进攻，企图扑灭渭华起义的革命烈火。

在反击敌人的军事进攻中，陕东赤卫队的全体指战员，积极配合西北工农革命军主力，发扬了大无畏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浴血奋战，与数十倍之敌进行了顽强的英勇的战斗。

陕东赤卫队的两个大队长，都是英勇善战的指挥员，也是冲锋陷阵的战斗员，特别是农民出身的薛自爽同志，浑身是胆，勇猛无比，斗争非常坚决勇敢，在当地农民群众中享有很高的威信。如有敌情，他一号召，就可以迅速地集合群众参加战斗。

六月初的一天晚上，陕东赤卫队到渭南县城附近出击，吓得城内反动军警屁滚尿流，紧闭城门，不敢出来。一九二八年六月八日拂晓，敌人出动一个旅的兵力，纠合渭南县保安团，从渭南县城出发，经龙尾坡、崇凝镇直扑我陕东赤卫队军事据点——塔山，我陕东赤卫队闻讯埋伏在龙尾坡南端前沿阵地段家村附近，当进犯之敌进入伏击阵地时，队长李大德同志一声令下，我赤卫队立即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向敌人发动猛烈攻击，西北工农革命军谢子长部得讯后，急往增援，形成两面夹攻之势，来犯之敌被打得落花流水，抱头鼠窜，逃回渭南县城。这次战斗，极大地挫败了敌人，我方仅有个别战士伤亡，我起义军民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第一次进攻。

六月十三日，陕东赤卫队和西北工农革命军一部及当地群众数千

人在堡子底召开大会，处决了混进赤卫队的坏分子韩双喜，纯洁了队伍。会后进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游行队伍由西向东经高塘到达算王，在算王举行了群众大会，会后分三路经大明抵赤水川口后返回，行程六、七十里，沿途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参加烧杀土豪劣绅的斗争。这次示威游行，大灭了土豪劣绅的威风，大长了革命人民的志气，充分显示了起义军民的强大威力。

六月十九日，恼羞成怒的敌人拼凑了三师之众的兵力，纠集当地反动地主民团，宋哲元亲自督阵，分左、中、右三路，采取步步为营的方针，向我渭华起义军事政治中心高塘镇和塔山军事据点大举进攻。在战略地位十分重要，素有“高塘门户”之称的魏家原阵地上，薛自爽带领陕东赤卫队一个中队和工农革命军一个中队在唐澍同志指挥下，在此修筑了隐蔽的工事，敌军在强大炮火轰击掩护下的多次步兵冲锋，都被我英勇的赤卫队员、革命战士击退。敌军又施展阴谋诡计，把一营步兵换成便衣，从魏家原西侧向我阵地侧后迂回偷袭。敌人的鬼蜮伎俩，被唐澍总指挥识破了，他立即命令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同志：“动员群众，把杂种们轰回去！”薛自爽同志立即飞奔堡子底三教堂，举起木槌，急敲铁钟，很快集合了附近各村五、六百手拿锄头、长枪、刀矛的农民和赤卫队员，把这些人以村为单位，编为许多小队，开往魏家原，参加战斗。薛自爽带领队伍从何家村上原，然后偃旗息鼓，匍匐前进，悄悄摸到敌人背后，突然一跃而起，高喊杀声，杀入敌群，敌人被这突如其来的袭击打得晕头转向，纷纷逃命。在陕东赤卫队、工农革命军的英勇阻击和农民群众震动山河的喊杀声中，敌人龟缩回去了，战局处于僵持状态。中午，敌人又组织力量，由反动地主王振乾领路从侧面向我阵地围攻，我革命军从正面抗击敌人，薛自爽带领赤卫队员和农民武装从侧后袭击敌人，始终将敌人阻击在魏家原阵地前，完成了阻击敌人的任务。

西路的敌人一个师，由地主薛良臣、史明鉴引路，从渭南县城出发，经崇凝镇闪击我塔山军事据点。顿时，枪炮声四起，如刮风一般，塔山淹没在一片硝烟之中。敌人将迫击炮向塔山猛烈轰击，由于我军

没有重型武器掩护，半截山前沿阵地被摧毁，塔山营房和工事被炸平，许权中、雷天祥、李大德指挥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与数十倍之敌展开激烈战斗。敌人冲上来，被我军打下去，又冲上来，还是滚了下去……，战斗中陕东赤卫队一中队长徐汉儒被前收编的土匪杀害在凤凰山（塔山附近一山头）。战斗进行了一天，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傍晚，我军撤退到箭峪口一带。

六月二十日，敌军又向退至涧峪口、牛峪口、箭峪口的我军发动全面进攻。在箭峪口，当我西线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在许权中等指挥下，从箭峪口将要撤退进山时，由大地主薛良臣带路的敌军一个团，妄图封锁箭峪口，切断工农革命军的退路，将我军消灭在山外，在此关键时刻，陕东赤卫队副大队长薛自爽带领十余名陕东赤卫队员，迅速占领侯家崖村西的土坡高地，为了掩护主力部队安全转移，他们面对数十倍的敌人，毫无惧色，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抗击，打退了敌人三、四次疯狂的进攻。侯家崖赤卫队阵地，成了敌人不可逾越的屏障。下午，许权中同志带领骑兵队前来增援，这时薛自爽的赤卫队已半数伤亡。在骑兵队的配合下，赤卫队员们更是斗志昂扬，奋勇杀敌，打退了敌人多次轮番冲锋，坚持到天黑。天黑后，上级指示我军各部从箭峪口向南山转移。当撤到箭峪口时，一颗罪恶的子弹从薛自爽同志的胸部穿过，他跌倒在地上，同志们忙去扶他，他瞪着两只大眼睛严厉地说：“我活不了啦，但枪不能让敌人拿走，给你们，你们快退，不要管我。”同志们背上他退到箭峪口西边的一个小山沟时，他终因流血过多而光荣牺牲了。

在阻击敌人的战斗中，分队长李培山一个人一条枪，与敌人激战三、四个小时，弹尽壮烈牺牲。

陕东赤卫队大队长李大德带领一部分队员随军转移洛南，在保安镇战斗中负伤被俘后，宁死不屈，英勇就义。

我主力全部撤退后，王善英、王善智等三十几人趁天黑化装向北突围，到达王埝村窑洞被敌冲散，死亡四名队员，其余人员继续向渭

北突围，在固市被郭映贤民团一个连追捕杀害。史青芳、张四泉在坡头寺被史前觉民团发现后杀害。

六

陕东赤卫队从组建到渭华起义失败，虽然只有四个月时间，在历史的长河里只是一瞬间。但是，就在这短暂的一瞬间，陕东赤卫队这支英勇的农民武装，他们的青春之火在渭华起义中却迸发出了极耀眼的光辉，是渭华起义的中坚力量。在这短暂的数月里，陕东赤卫队的英雄们干出了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业绩，在渭华革命斗争史上谱写了可歌可泣的光辉的一页。在铲土豪、除恶霸的群众运动中，他们一马当先，使土豪恶绅、贪官污吏威风扫地，闻风丧胆；在破坏敌人交通、通讯、袭击敌人运输线的游击活动中，他们神出鬼没，使敌束手无策，一筹莫展，在保卫红色政权配合主力作战中，他们以一当十，浴血奋战，杀得敌人鬼哭狼嚎，尸积如山。为了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为了劳动人民的翻身解放，他们血洒秦岭，无私无畏地献出了年轻的、宝贵的生命。

起义失败后，侥幸逃出敌人魔掌的赤卫队员，他们擦干身上的血迹，掩埋了同伴的尸体，又继续战斗了，在以后几十年的革命斗争中和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顽强的战斗，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陕东赤卫队的英雄业绩和死难英烈闪光的名字永载史册！

陕东赤卫队的革命精神永远激励着我们前进！

渭华起义时期的工农革命政权——苏维埃

无产阶级“非得政权则不能发动群众，不能保护革命，不能完成革命”。渭华起义时期的苏维埃，是在我党领导下创建的红色革命政权机关。

苏维埃政府一建立，就将广大贫苦农民紧紧团结在一起，在革命武装的配合下，形成无坚不摧的革命风暴，荡涤几千年来剥削压迫人民的封建地主恶势力，摧毁国民党地方反动统治，打出了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形成了渭华原上红色政权武装割据的局面。

苏维埃政权的建立，开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新纪元，在广大劳动人民心里留下了永不磨灭的记忆，至今广为流传的“不爱银子不爱财，光爱工农苏维埃！不爱金子不爱钱，光爱人民新政权！”的歌谣，是当年发自劳动人民的心声，是苏维埃政权深入人心的真实写照。

一

中共中央“八·七”会议之后，实行土地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屠杀政策，开展武装斗争，以武装求生存，挽救革命，挽救党，是全党面临的唯一工作。中共陕西省委在贯彻“八·七”会议精神的同时，于一九二八年初就提出了“建立工农革命的苏维埃政权”，取消“一切权力归农会”，改用“乡村一切政权归农民代表会议——苏维埃”。“宣化事件”后，渭华地区革命形势出现了新的高潮，省委当即提出“由陕东各县民众的部分暴动汇合成陕东民众的大暴动，造成陕东的民众割据局面，建立陕东苏维埃政权”。根据陕西革命形势的发展，中共中央三月十八日在《陕西工作决议案》中指出：“党的总政策——工农武装暴动，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无疑的是陕西革命发展的前途”。在各地党的领导下，群众性的武装斗争

局面已经形成，武装起义的革命风暴一触即发，中共陕西省委决定在陕西各地举行起义。决心既下，三月二十二日，省委常委会议划临潼、渭南、华县、华阴、五一等五县为陕东暴动区，并决定成立渭华起义的专门领导机关——中共陕东区特派委员会。四月初，陕东特委成立后，就积极准备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政权，制定了指导渭华暴动的纲领性文件——《陕东区特派委员会目前工作计划大纲》，明确规定苏维埃政权是号召群众指导斗争的机关，在暴动胜利区域，苏维埃即变为政权机关。苏维埃政权的任务是组织农民群众于苏维埃，组织武装农民，成立农民革命军，没收豪绅的财产，分配土地，调查武装等等。要求在四月底尽可能成立村苏维埃或农协。一九二八年五月，渭华起义爆发，苏维埃进入创建阶段。

二

一九二八年四月末，陕东特委“观音洞”扩大会议详细研究部署了渭华地区各地群众暴动大会的时间、地点，大会的开法及成立苏维埃政府的一些具体事宜。

五月一日，崇凝镇举行数千人的群众暴动大会，大会会场设在南街戏楼前，戏楼作为主席台，主席台中央悬挂着革命导师列宁的画像，会场周围贴满了“大家吃，大家干，大家的事大家办！”、“有土皆豪！无绅不劣！”、“打倒贪官污吏！铲除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等醒目的标语；戏台两边柱子上绑着恶差王水泉、张丑娃，渭南县全县、华县部分党、团员，渭南县东南区及高塘西区附近村庄的农协会会员，附近学校的师生一千多人全副武装参加了大会，会场内彩旗林立，未正式命名的陕东赤卫队担任会场的保卫警戒任务。渭南县委组织部长何寓础主持会议，陕东特委的代表肖明，渭南县东南区委书记金鼎五以及霍世杰、王尚德、冯异生、郑德龙、闵继骞等出席大会并讲了话。他们痛斥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镇压革命人民，血腥屠杀共产党人的罪恶行径，揭露土豪劣绅在大革命失败后反攻倒

算、向革命人民疯狂反扑的累累恶迹和反动政府对广大劳苦大众残酷的压迫剥削，敲榨欺凌。强烈要求劳动人民团结一致，组织起来，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摧毁国民党反动统治，建立革命政权。他们的讲话，引起全场共鸣，极大地激发了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意志。讲话结束，大会庄严宣布：崇凝区苏维埃政府正式成立。顿时，会场一片欢腾，“拥护苏维埃！”“苏维埃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似阵阵春雷，直冲霄汉，在渭华原上，在巍巍秦岭的崇山峻岭中久久回荡。崇凝区苏维埃政府由金鼎五任主席，霍世杰、闵继騫、王景文、李智等七人为委员，下设土地分配委员会，粮食分配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人民委员会。大会结束时，愤怒的群众当场劈了两名恶差。会后，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半路上处死了伪政府的收粮委员孙太，捣毁了大恶绅杨鹏霄的“天庆昌”商号和李玉林的“同盛公”商号，将财物分给群众。

崇凝暴动大会和崇凝区苏维埃政府的成立吹响了渭华起义的号角，在渭华地区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推动了革命武装斗争向纵深发展。接着，在陕东特委和渭华地区党团组织的领导下，赤水、阳郭、高塘、三张、白庙等地相继举行群众暴动大会，革命风暴席卷渭华，群众充分地发动起来了，红色的革命政权就要诞生，渭华原上的国民党反动统治和几千年剥削压迫劳动人民的封建地主阶级的丧钟已经敲响，末日即将来临。

三

五月中旬，许权中旅起义部队到达高塘，成立了西北工农革命军，配合农民暴动，把渭华起义推向了高潮，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反动政府的爪牙鹰犬统统淹没在渭华起义的革命洪流之中。在党的领导下，各地基层苏维埃政府纷纷建立，并领导群众深入开展对敌斗争。具体情况分述如下（部分资料）：

1. 高塘西区（东阳地区）苏维埃：

东王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明周，组织委员雷自发，宣传委员雷玉龙，军事委员王春龙，经济委员李春昌。苏维埃政府成立的同时，组织了五十余人的赤卫队，王春龙任队长，清算“红名子”（值年）土豪劣绅，烧了里绅李明轩的房子两院半，抄了里寺村韩得甲的家，烧了刘玉花的房子一院，杀死了豪绅杜金科，分了他们的粮食和财物。

堡子底苏维埃政府：主席姜海生，组织委员薛子正，宣传委员杜有志，军事委员孙发升，经济委员薛德文。苏维埃政府成立后，领导赤卫队和群众清算里绅账目，杀死了本村放高利贷剥削农民的王烈娃。

里寺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李映廉，组织委员孙清杰，宣传委员王振帮，军事委员李培林，经济委员孙光耀。苏维埃成立的当天就组织了四十余人的赤卫队。接着组织群众清算里绅，王喜合、支光辉、王振乾的账目，烧了文约，斗倒了恶绅王益娃，后将其杀在塔山，抄了王治全、王双娃、孙兴德的家，烧了地契文约，处决了“百姓害”支克功、王甲戌，将没收土豪的粮食、烟土、银元充公。

郑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发魁，组织委员侯忠信，宣传委员王丁虎，军事委员王来娃，经济委员王振亭。领导赤卫队和和群众先后烧了恶绅史载壁的大房两院，没收全部家产充公。

梁家苏维埃政府：主席梁科娃，组织委员梁春贵，宣传委员李邦彦，军事委员梁应林，经济委员梁炳彦。苏维埃政府成立后就组织以青年为骨干的赤卫队，抄了土豪梁尔风、梁学胜、梁守乾的家。

南侯苏维埃政府：主席侯兴邦，组织委员侯连生，宣传委员侯彦娃，军事委员侯思廉，经济委员侯仰林。

时李苏维埃政府：主席梁俊山，宣传委员李甲申，军事委员惠武娃，经济委员时丰贤。苏维埃政府成立后，赤卫队相继成立，将土豪李树田处死，抄了他的家，没收烟土六大碗充公。

三友苏维埃政府（辖强坡、余坡、北王堡三个村庄）：主席、王

怀仁，宣传委员王怀礼，军事委员王全引，经济委员李景白。苏维埃赤卫队烧了土豪、高利贷剥削者李世芳房屋一院，拉走骡子一头充公。

涧峪口苏维埃政府（辖涧峪口南北堡、南北村、霸王沟、梁家坡、上下拆子头、姜凹九个村庄）：主席何志俊，组织委员梁国栋、宣传委员侯振合，军事委员刘效智，经济委员罗幸娃。领导苏维埃赤卫队烧掉恶绅薛良臣房屋六院，分了粮食和财物。

二合苏维埃政府（辖箭峪口、侯家崖两个村庄）：主席李建英，组织委员王春华，宣传委员侯定翻，军事委员张志杰，经济委员李忠义。

三家苏维埃政府（辖郭家庄、雷家、周家胡磊三个村庄）：主席周兴贤，组织委员李印寿，宣传委员周兴合，军事委员郭志刚，经济委员陈居贤。苏维埃赤卫队烧了土豪周百寿的房子，拉走骡子一头，不久又烧毁恶绅周维仁的房子一院。

韩良寨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杨新英，宣传委员韩玉彦，军事委员杨树屏，经济委员韩振乾。在革命风暴的冲击下，豪绅杨清芬、韩兆铭、杨福斋逃往外地；苏维埃赤卫队烧毁韩福斋房屋一院半、韩兆铭房屋一院，又烧毁武家堡恶绅武洪财房屋一院。

三联苏维埃政府（辖南侯沟、沟西、尹家坡三个村庄）：主席侯振江，组织委员尹建升，宣传委员侯振海，军事委员侯经理，经济委员侯志荣。带领群众杀死刘坡土豪一人，烧毁劣绅房屋一院。捣毁余强坡土豪李世芳的房子，牲口充公，缴获长枪一枝。

泽口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大明，组织委员沈居兴，宣传委员李宝荣，军事委员孙治合，经济委员沈居荣。苏维埃成立后带领群众斗倒豪绅侯永禄，绑赴三教堂处决，又在本村处决了土豪史作栋，烧了恶差郑英房屋一院，烧毁土豪侯江周房屋两院，并将其处死。

北侯村苏维埃政府（辖北侯堡、北侯村两个村庄）：主席侯忠廉，军事委员侯良臣，经济委员侯忠善。苏维埃一成立就组织了赤卫队，

杀死劣绅侯明奎和高利贷剥削者侯老四之妻。

江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永禄，组织委员蓝树才，宣传委员杨国田，军事委员杨树屏，经济委员耿思善。江村药王洞是陕东特委的发源地和经常活动的据点，群众觉悟高，苏维埃成立后即组织了赤卫队和儿童团，对敌开展清算斗争，杀了土豪魏生胜、蓝田夫、张自胜三人和恶绅杨国瑞、张西玲、魏长合三人。

郭家村苏维埃政府（辖郭家村、小村、上安窑、下安窑、西安窑、边家村六个村庄）：主席丁世全，组织委员郭宝银，军事委员郭毓成，经济委员郭相杰。苏维埃号召群众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薛良臣、姜本义，烧了郭怀信、王秀元房屋两院，分了他们的东西，薛良臣、郭怀信等劣绅吓得纷纷外逃。

留马村苏维埃政府：主席韩永昌，组织委员韩振奎，宣传委员韩仲文，军事委员韩彦寿。领导群众开展斗争，烧毁豪绅侯树香房屋一院。

魏家原村苏维埃政府：主席韩建唐，组织委张兴杰，宣传委员魏建亭，军事委员魏占荣，经济委员魏建奎。在西北工农革命军驻军某部牛排长帮助下成立了苏维埃政府和赤卫队，组织群众斗争土豪劣绅，火化文契，分配粮钱。

何家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宁景愈，组织委员齐定乾，宣传委员安玉贤，军事委员王思林，经济委员何志芳。

三社苏维埃政府（辖宋嘴、宋斜、郭庄三个村庄）：主席宋宗微，组织委员陈树德，宣传委员宋佐朋，军事委员宋志刚，经济委员宋相魁。领导群众清算斗争里绅宋忠武，并从经济上给以狠狠打击。

2、高塘东区（高塘、大明、圣山等地）苏维埃：

高塘苏维埃政府（辖高塘后村、北崖、北堡、后沟、郭崖、王岭、同家、王崖八个村庄）：主席刘建国，组织委员王景尧，宣传委员郭孝娃。高塘军民联欢大会后苏维埃即成立，并建立了苏维埃武装——

“硬对”队开展反霸斗争，抄了郭崖豪绅郭锦成的家，杀了王崖恶绅王居茂。

丰原里十八村苏维埃政府（辖高塘南堡、田村、寺城子、牛窑、吉家河、东窑子、柿村“包括柿村、南北岩及楼前”、刘家斜、柿村南崖、小原子、腰村、枣园、老牛坡底、处仁口、马家原、长畛十八个村庄）：主席郭济众（敏学），宣传委员赵步有，军事委员赵彦明，经济委员孙文彦。

吉家河村苏维埃政府（属十八村苏维埃领导）：主席钟师统（兼赤卫队长）。

寺城子苏维埃政府（属十八村苏维埃领导）：主席郭映升。

十八村苏维埃政府在柿村老爷庙成立，并组织成立赤卫队，队长赵贵贤。提出了“打倒冯玉祥，一辈子不纳粮！”和“打倒郭（毓璋）、王（佐）、刘（玉璜）、庞（克力）！”等口号，向反动派发起猛烈地进攻。郭济众等同志带领赤卫队在大明三义村截获伪差人解向伪县府的烟款；抄了柿村南崖恶绅郭三海的家，杀死郭三海之子；带领群众到金惠原斗争大恶霸豪绅孔宪文，烧了孔宪文的房子两院，油房一座，不久又杀死恶绅薛忠和之父薛金娃和孔宪文之弟孔石娃。

李木村苏维埃政府：主席韩建仁（兼组织委员），宣传委员韩效奇，军事委员韩国贞，清算斗争地主李照贤，迫使其交出家藏的大烟土，处死了“百姓害”金定和混进赤卫队的坏人韩建义。

算王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广录，组织委员王化民，宣传委员颜振芳，军事委员王占平，财经委员王巨贤。苏维埃政府成立后，立即建立了有十四、五枝枪的赤卫队，随后领导群众清算本村值年豪绅刘光纯的烟款账目；清算白泉里里绅郭锦臣的账目；烧了大恶绅王佐的房子和沟北李彦堂、韩家凹韩科娃、三义村魏耀奇的房子。苏维埃赤卫队曾配合丰原里十八村苏维埃赤卫队在大明三义截获敌差人解向伪县府的烟款；在反击敌军的第二次军事围剿中，赤卫队埋伏在大明寺老城附近，出其不意对敌突然袭击，将田金凯骑兵师某部约一个排

的骑兵击溃。

阎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吴鼎基（兼军事委员），组织委员吴祖成，宣传委员吴志贤。配合算王苏维埃清算出白泉里里绅郭锦臣贪污的烟款两千一百元交公，并烧了大恶绅王佐的房屋；对本村的劣绅吴开太和放高利贷者吴彦俊进行清算斗争，收缴了吴开太的枪枝，烧了其文约地契，拆了吴彦俊的房子两间；之后又烧了姬庄土豪三秃子房两院和颜原大地主刘某的房屋一院。

丰原里十六村苏维埃政府（辖方寨、高岭、方胡磊、甘河子、唐壕、里峪口、秋花沟、上墉、姚河南北三村“包括黄麓沟”、水渠、新庄、渔池、北窑、南场共十六个村庄）：主席赵德壁，组织委员吉星照（兼宣传委员），军事委员赵振华。

上墉苏维埃政府（属十六村苏维埃领导）：主席李增新（兼宣传委员），组织委员张鹏程，军事委员詹志德。

姚河村苏维埃政府（属十六村苏维埃领导）：主席史文斌，宣传委员李秀石，军事委员袁顺更，经济委员史鱼安。

十六村苏维埃政府一建立就开展了对敌斗争，首先斗争了渔池恶绅赵玉锡，并将其拉到高塘西北工农革命军司令部枪决，杀了方寨大地主高俊贤，烧了里峪口豪绅王兴智的房，配合十八村苏维埃赤卫队到金惠原烧了土豪孔宪文的房子和竹园，杀死民愤极大的薛中和之父薛金娃，烧了薛中和房屋一院。姚河苏维埃领导群众烧了孔宪文的麦积和油坊。

集贤里十一村苏维埃政府（辖铁里村、铁里堡、杜家村、大王村、大王堡、老年村、弋家村、史家湾、西坡底、罗家村、吝家村、马家村、寺前头十一个村庄）：主席王振宇，组织委王瑞云，宣传委员史维汉，军事委员李培山，经济委员李俊臣。苏维埃政府与赤卫队成立的当天就清算恶绅张居仁、张绍谦、罗成彦的烟款账目，第二天，抄了罗成彦的家，烧了大恶绅史明鉴的九间阎王殿和一座油坊，烧死史家六口人，随后抄了老年村“值年”豪绅王文选的家，在对敌斗争中，

赤卫队员李彦庆杀死敌军一个侦探。

龙湾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左汉，组织委员张维良，宣传委员王志正（张会明代理），军事委员张清金（后由张浪娃代理），财经委员张双成。

3. 渭南东西两原地区苏维埃：

崇凝区苏维埃政府：主席金鼎五，委员闵继骞、王景文、李治、何思杰、郭维荣、李慕愚，仓库保管员王邦宁、尚文昌。（反霸斗争如前所述。）

阳郭区苏维埃政府（人事不详，待查）。

王埝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凤文，委员王怀玺，王善智。苏维埃成立后组织了赤卫队，队长王怀玺，有长枪二十枝，短枪两枝，后编为陕东赤卫队的一个分队，和敌人开展面对面的斗争。

闵家村前村苏维埃政府：主席闵继骞，委员闵世昌、闵双龄。苏维埃成立后，斗争了本村恶霸地主闵金录，打死了和他一起作恶的小老婆，分了财物，废除了苛捐杂税。

隐村苏维埃政府：主席孙三娃，委员王舟舟、王树选、王邦宁。

姚郭苏维埃政府：主席郭玉岚，军事委员郭宏书，民事委员郭改娃、政治委员郭翟娃。

昌李苏维埃政府：主席李林彦，委员李志斌等。

杨魏坡苏维埃政府：主席张根通，委员张克玉、张玉忠、张思和。

杨窑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王永礼。

桥南庙后村苏维埃政府：主席王化林，委员王正坤、王安邦等。

时李村苏维埃政府：负责人张绪昌。

段李村苏维埃政府：负责人段生财。

石家村苏维埃政府：主席李如贵。苏维埃政府在陕东赤卫队的配

合下，开展对敌斗争，打死了大恶绅张春和，烧了他的房子，分了他的财物。

黑张口苏维埃政府（辖黑张口、昌王等四个村庄）：负责人薛增平、张景骞等。

4. 渭河以北（五一县）苏维埃政府：

信义区苏维埃政府：主席张志良，委员陈苏武、陈积龙、刘玉秀、任树森、张我公、李生华。

隆兴村苏维埃政府（人事不详，待查）。

除以上所述外，还有渭南西原、大明、金惠一些村庄也建立了苏维埃政府，有待进一步调查证实。各地苏维埃政府大部分都有旗帜，图案为红色、方形，中间绘有一把犁，靠旗杆处竖写着苏维埃的名称，苏维埃赤卫队的旗帜图案与苏维埃相同，靠旗杆处竖写着“×××农民赤卫队”。苏维埃政府的组织成员多由党支部和原农民协会的成员担任。

在陕东特委和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下，苏维埃政府一建立，就普遍提出了“打倒军阀！”“打倒冯玉祥，一辈子不纳粮！”“打倒土豪劣绅！铲除贪官污吏！”“实行耕者有其田，实行大家吃、大家干，大家的事大家办！”“苏维埃万岁！”等口号并付诸行动。人民群众纷纷云集在苏维埃的旗帜之下，在革命武装——西北工农革命军和陕东赤卫队的配合下。广大贫苦农民怀着永远摆脱压迫与剥削的心情到处寻找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地方恶霸、差役算帐，平日里耀武扬威、鱼肉百姓的伪区长、里绅、“值年”土豪劣绅被人民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他们有的被杀，有的戴高帽子游乡，有的外逃。那些未来得及逃跑的土豪劣绅一扫往日的威风跪倒在贫苦农民脚下，或了人民的阶下囚，他们的房屋被焚毁，物产被充公，粮食和浮财分给了劳苦大众，文约地契在冲天大火中化为灰烬。据不完全统计，在此期间，苏维埃领导的农民群众先后清算斗争了一百五十余名土豪劣绅及其他反动分子，处决了其中六十余名恶贯满盈的罪大恶极分子，烧毁恶绅房屋

一百六十四院半，充分显示了红色政权的神威。仅仅一个多月，就形成了以华县的高塘、渭南县的塔山为中心的纵横约二百平方公里的红色政权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

在这一地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层政权组织在革命怒涛的冲击下全部土崩瓦解，“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大小事务均由苏维埃作主。各地基层苏维埃大都办起了平民学校、农民夜校和儿童团，组织群众学习文化和革命理论，开展文化娱乐活动，苏维埃政府还提倡男女平等，明令禁止强迫女孩缠足，提倡妇女放足，起义区内一派生机勃勃的社会景象，广大劳苦群众笑逐颜开，高歌赞颂：不爱银子不爱财，光爱工农苏维埃；不爱金子不爱钱，光爱人民新政权。

四

为了充分发挥苏维埃的政权作用，省委主张成立渭华地区苏维埃政府，统一领导指挥各地基层苏维埃政府。据此，中共陕东特委指定专人筹备渭华区苏维埃政府，成立了筹备委员会，筹备处设在高塘会馆。委员有刘继曾、王林、赵葆华、肖明、王泰吉、刘俊义等。王林为委员长，张子文协助。筹备委员会初步确定了渭华区苏维埃政府的成员，刘继曾为主席、李大章、肖明等为委员，不久，赵葆华已起草出苏维埃政府的章程条文，并获中共陕西省委批准，中共陕东特委拟定六月二十二日（端午节）举行成立大会，一切准备就绪，因敌军向起义区大举进攻，渭华区苏维埃政府未能成立。

苏维埃政府的建立开创了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新纪元，是毛泽东同志“工农武装割据”思想的结晶。苏维埃政府的建立，砸碎了反动统治阶级套在广大劳苦大众身上的铁锁链，并向他们指出“武装工农”、“武装夺取政权”才是劳苦大众翻身解放的唯一正确的道路。渭华地区苏维埃政府的建立，为西北地区各地后来在革命斗争中实行土地革命、创建苏维埃政权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和借鉴。苏维埃深深扎根在渭华地区人民的心中。在敌军的大规模围剿中，为保卫红色政权，

保卫胜利成果，起义军民抛头颅，洒热血，在所不惜，数百名革命先烈为之英勇捐躯。革命的烈火扑不灭，革命的人民杀不绝。前面的倒下去了，后面的赶上来，他们坚信：人民共和国已经“是站在海岸遥望海中已经看得见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已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一个的婴儿。”而苏维埃政府则正是长成这个婴儿的胞胎。如今，人民共和国已如巨人一般屹立在世界的东方，苏维埃政府也将永远存在于人民的记忆之中。

渭华起义烈士英名录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渭华起义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在陕西的统治，并对他们在西北地区的反动统治构成了致命的威胁。一九二八年六月，陕西反动当局麇集步、骑三个师的兵力，对起义军民刚刚建立起来的苏维埃政权武装割据的革命根据地发动了大规模的军事“圈剿”。为捍卫红色政权，保卫革命胜利成果，渭华起义军民同仇敌忾，万众一心，与数十倍于我之敌浴血奋战，终因敌我众寡悬殊，起义失败，尔后，反动当局网罗土豪劣绅，地痞暴棍，卷土重来，对根据地人民进行了疯狂的血腥屠杀……。在这次起义中，数百名工农革命军指战员、赤卫队员、革命群众惨死在国民党反动派的枪弹、屠刀之下。

为褒扬先烈，教育后人，现将近年来核实的部分烈士的英名敬录如下，作为永久的悼念。

唐澍，河北省易县南贾庄人，生于一九〇三年，一九二三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西北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军委委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洛南县保安镇战斗中壮烈牺牲。

廉益民，河北省丰润县岳十庄人，生于一九〇一年，一九二〇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西北工农革命军政治部主任，军委委员，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在华县牛峪口战斗中光荣牺牲。

吴浩然，安徽省人，早期投身革命，共产党员，西北工农革命军军党委书记，军委委员，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在华县牛峪口战斗中英勇牺牲。

张宗适，陕西省渭南市赤水淹头村人，生于一九〇六年，一九二二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共青团渭南县委书记，身患重病，坚持斗争，一九二八年秋在赤水张家岭病故。

李大德，陕西省咸阳市周陵乡黄家寨人，生于一九〇五年，一九

二四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大队长，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洛南县保镇战斗中弹尽援绝被俘，宁死不屈，在洛南县城英勇就义。

薛自爽，陕西省华县东阳乡堡子底村人，生于一九〇〇年，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副队长，一九二八年六月二十日在箭峪口战斗中壮烈牺牲。

王授金，陕西省礼泉县城关柴市巷人，生于一八七三年，早期投身革命，共产党员，陕西省农民协会常委会委员长，一九二八年七月在华县王家崖被“清乡团”匪徒杀害。

宁景愈，陕西省华县东阳乡何家村人，生于一九〇一年，一九二四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中共华县县委书记，村苏维埃主席，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九日在魏家原战斗中被俘后惨遭杀害。

赵雅生，甘肃省人，早期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西北工农革命军第一大队大队长，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洛南县保安镇战斗中壮烈牺牲。

徐汉儒，陕西省长安县人，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第一中队队长，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九日在渭南塔山战斗中光荣牺牲。

薛增平，渭南市桥南乡石家村人，生于一九〇三年，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陕东赤卫队第三中队队长，村苏维埃委员，一九三三年冬在蓝田县霸龙庙被反动民团杀害。

张汝慎，渭南市官道乡大什村人，生于一九〇五年，一九二四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西北工农革命军第二大队指导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洛南县保安镇战斗中牺牲。

李耸霄，渭南市崇凝镇人，生于一九〇八年，共青团员，陕东赤卫队大刀队某部班长，一九二八年六月在崇凝镇被敌杀害。

王化林，渭南市桥南乡桥南村人，生于一九〇四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村苏维埃主席，陕东赤卫队队员，一九二八年五月在崇凝镇被敌杀害。

张绪昌，渭南市桥南乡寺峪口人，生于一八九八年，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第二中队队长，村苏维埃负责人。一九二八年五月在沈河滩被敌杀害。

刘春林，渭南市桥南乡黑张口村人，生于一八九七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队员，同年十一月十日被敌杀害。

杨居仁，渭南市桥南乡杨尧村人，生于一九〇七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西北工农革命军某部侦察员，同年六月二十日在箭峪口战斗中牺牲。

杨居忠，渭南市桥南乡杨尧村人，生于一九〇八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西北工农革命军交通员，同年六月在高塘镇战斗中牺牲。

周德俊，渭南市线王乡冯家堡人，生于一九〇〇年，一九二六年二月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某分队队长，一九二八年六月在崇凝镇被敌杀害。

闵天焕，渭南市丰原乡闵家村人，生于一九〇三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队员，同年六月在渭南县城被敌杀害。

权景华，渭南市丰原乡窟琦村人，生于一九〇六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渭南县城被敌杀害。

曹春成，渭南市丰原乡窟琦村人，生于一八九一年，一九二六年一月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渭南县城被杀害。

曹景贤，渭南市丰原乡窟琦村人，生于一九〇二年，一九二七年一月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宣传员，一九二八年在赤水镇被敌杀害。

郭仕杰，渭南市丰原乡郭家堡人，生于一九一六年，一九二八年

参加革命，西北工农革命军通讯员，同年七月在洛南县两岔河牺牲。

张志杰，渭南市丰原乡东王村人，生于一九一三年，陕东赤卫队队员，一九二八年在洛南县两岔河牺牲。

李林彦，渭南市丰原乡三孝村人，生于一八七三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昌李村苏维埃主席，一九二九年在昌李村被敌杀害。

程养谦，渭南市程家乡新庄村人，生于一九〇九年，一九二四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新庄村党支部书记，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沈河滩被敌杀害。

王心有，渭南市程家乡新庄村人，生于一九〇八年，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队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沈河滩被敌杀害。

王羊娃，渭南市程家乡新庄村人，生于一九〇九年，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队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沈河滩被敌杀害。

程狼娃，渭南市程家乡新庄村人，生于一九一一年，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共青团员，陕东赤卫队队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沈河滩被敌杀害。

王德成，渭南市程家乡新庄村人，生于一九一三年，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共青团员，陕东赤卫队队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沈河滩被敌杀害。

甘冻生，渭南市程家乡青龙村人，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共青团员，陕东赤卫队队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沈河滩被敌杀害。

常运江，渭南市程家乡张岭村人，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队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沈河滩被敌杀害。

胡羊生，渭南市程家乡张岭村人，生于一九〇九年，大革命时期

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常闵村被敌杀害。

李树升，渭南市程家乡姚李村人，生于一九〇六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陕东赤卫队队员，同年六月在渭南水渠村战斗中牺牲。

温济厚，华县华州乡露泽院人，生于一九〇三年，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华县七里寺党支部书记，一九二八年四月在华县被敌杀害。

宋生辉，华县杏林乡沙圪塔村人，生于一九〇七年，一九二七年一月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西省委交通员，一九三〇年在西安市被敌杀害。

韩忠愈，华县赤水乡三张村人，生于一八八八年，一九二七年二月参加革命，共产党员，三张村党支部书记，一九二九年在华县被敌杀害。

张志忠，华县赤水乡三张村人，生于一九〇九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西北工农革命军战士，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高塘镇战斗中牺牲。

郑立乾，华县东赵乡郑村人，生于一九〇九年，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共青团员，西北工农革命军侦察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赤水遇仙河被敌杀害。

郑宝山，华县东赵乡阎崖村人，生于一九〇八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西北工农革命军侦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华县赤水被敌杀害。

张孝直，华县瓜坡乡故城村人，生于一九〇〇年，一九二七年五月参加革命，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宣化事件”后被捕，一九三〇年一月在西安市被敌杀害。

李玉珍，华县圣山乡大王堡人，生于一九一〇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某分队长，一九二八年秋在华县被敌

杀害。

李培山，华县圣山乡大王堡人，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村苏维埃委员，赤卫队队长，同年六月在华县魏家原战役杜家原战场牺牲。

李兆堂，华县圣山乡大王村人，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赤卫队员，同年十一月在大王堡被敌杀害。

马建华，华县圣山乡马家村人，生于一九〇三年，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县农协赤卫队大王分团团长，一九三三年在高塘西河边被敌杀害。

张云杰，华县圣山乡寺前村人，生于一九〇一年，一九二七年四月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赤卫队队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寺前被敌杀害。

王连，华县圣山乡老年村人，生于一九〇七年，一九二六年二月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西北工农革命军某排排长。一九二八年在潼关县被敌杀害。

郝正龙，华县圣山乡圣山村人，生于一八九四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县委交通员，一九二八年八月在圣山移山庙被敌杀害。

李万年，华县圣山乡大王堡人，生于一八五三年，村苏维埃清算恶绅总代表，一九二八年六月在老年村南被敌杀害。

王振宇，华县圣山乡大王村人，生于一九〇三年，共产党员，村苏维埃主席，一九二八年冬在渭南固市病故。

潘桂毓，华县圣山乡潘家原村人，生于一九〇五年，共产党员，村苏维埃代表，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侯兆祥，华县东阳乡侯家崖人，生于一九〇六年，村农协委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石嘴子村马家沟被敌杀害。

孙思明，华县东阳乡李胡磊村人，生于一八九六年，村苏维埃代表，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韩炳乾，华县东阳乡南堡北村人，生于一八九八年，农协委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同西觉，华县高塘乡同家村人，生于一八九六年，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村农协代表，一九二八年元月在高塘骆驼渠被敌杀害。

宋步胜，华县东阳乡宋嘴村人，生于一八八四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地下工作者，同年七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雷广林，华县东阳乡胡磊村人，生于一九〇八年，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西北工农革命军某中队队长，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洛南县保安战斗中牺牲。

孙三根，华县东阳乡堡子底村人，生于一九〇一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陕东赤卫队队员，同年六月在魏家原战斗中牺牲。

王克武，华县东阳乡何家村人，生于一八九五年，村苏维埃委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武家村被敌杀害。

杨六娃，华县东阳乡周胡磊人，生于一九〇三年，农协委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东阳江村被敌杀害。

杨克彦，华县东阳乡江村人，生于一八九八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赤卫队快枪组小组长，同年六月在箭峪口苑予被敌杀害。

韩振邦，华县东阳乡南堡北村人，生于一九〇七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某分队队长，同年六月在高塘镇被敌杀害。

贾世茂，华县东阳乡南堡人，生于一八七七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赤卫队通讯员，同年六月在高塘骆驼渠被敌杀害。

周兴全，华县东阳乡周胡磊村人，生于一八八〇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村苏维埃代表，同年十一月在东阳三义庙被敌杀害。

周双仓，华县东阳乡周胡磊人，生于一九〇八年，村苏维埃通讯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华县被敌杀害。

何丁丑，华县东乡南堡南村人，生于一九〇九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赤卫队员，同年六月在拆字头被敌杀害。

宋志全，华县东阳乡宋斜村人，生于一八九二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村苏维埃代表，同年秋在华县被敌杀害。

陈居敬，华县东阳乡郭尧村人，生于一九〇三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村苏维埃代表，赤卫队员，同年七月在桥沟口被敌杀害。

郭官保，华县东阳乡郭村人，生于一九〇六年，村苏维埃委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郭玉成，华县东阳乡郭村人，生于一九〇七年，村苏维埃委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贾桂学，华县东阳乡南堡村人，生于一八九四年，村苏维埃代表，一九二八年六月随军撤退洛南；在青岗坪战斗中牺牲。

齐定乾，华县东阳乡何家村人，生于一九〇五年，村苏维埃赤卫队副队长，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魏家原战斗中牺牲。

刘孝智，华县东阳乡上拆头村人，生于一九〇六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九村苏维埃委员，同年六月在高塘小学被敌杀害，尸体投入井中。

王克润，华县东阳乡下拆头村人，生于一九〇〇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魏家原战斗中牺牲。

李百娃，华县东阳乡东王村人，生于一九〇八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赤卫队员，一九二九年二月在堡子底三教堂被敌杀害。

王春龙，华县东阳乡东王村人，生于一九〇一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第四中队队长，村苏维埃军事委员，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在余强坡被敌杀害。

李清彦，华县东阳乡东王村人，生于一九〇五年，村苏维埃宣传委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桥峪沟被敌杀害。

刘深娃，华县东阳乡东王村人，生于一九一一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赤卫队员，一九二九年在西安市被敌杀害。

王三娃，华县东阳乡东王村人，生于一九〇七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在洛南县两岔河因公遇难。

刘孟夏，华县东阳乡东王村人，生于一九〇五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赤卫队员，地下工作者，同年六月在核桃园河被敌杀害。

雷庚堂，华县东阳乡东王村人，生于一九〇一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陕东赤卫队司务员，同年六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王居贤，华县东阳乡郑村人，生于一八八三年，村苏维埃代表，一九二八年七月在华县谷堆学校被敌杀害。

王法昌，华县东阳乡郭尧村人，生于一九〇二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村农协组长，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柿村被敌杀害。

金如海，华县东阳乡郭尧村人，生于一九〇〇年，村农协委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高塘骆驼渠被敌杀害。

李耀坤，华县东阳乡李胡磊村人，生于一九一三年，陕东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随军在河南邓县战斗中牺牲。

王怀仁，华县东阳乡北王堡村人，生于一九〇八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苏维埃主席，同年冬在家病故。

李邦彦，华县东阳乡梁家堡人，生于一九一〇年，一九二七年参

加革命，共产党员，村苏维埃委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华县高塘小学被敌杀害，尸体投入井中。

贾志俊，华县东阳乡南堡村人，生于一九〇八年，一九二八年二月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村苏维埃代表，起义失败后被敌杀害。

王老虎，华县东阳乡里寺村人，生于一九〇〇年，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中共华县三教堂区委委员，一九二八年冬在西安市监狱被敌杀害。

赵长毛，华县高塘新城堡人，生于一八九八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马原被敌杀害。

潘喜常，华县高塘新城堡人，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赵继娃，华县高塘新城堡人，生于一九〇二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马原被敌杀害。

郭定科，华县高塘刘家斜村人，生于一八九四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柿村被敌杀害。

郭登云，华县高塘刘家斜人，一九二五年五月参加革命，村农协代表，起义失败后被敌逮捕，在西安市监狱被敌杀害。

赵有心，华县高塘新城堡人，生于一八九五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马原被敌杀害。

赵定稳，华县高塘枣园村人，生于一八九六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陕东赤卫队队员，一九三〇年在圣山移山庙被敌杀害。

吉顺心，华县高塘枣园村人，生于一八九五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陕东赤卫队队员，起义失败后被敌逮捕，一九三二年在西安市监狱中被敌杀害。

刘生林，华县高塘枣园村人，生于一九〇八年，陕东赤卫队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高塘马原被敌杀害。

郭生发，华县高塘郭崖村人，生于一九〇三年，共产党员，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高塘银王村被敌杀害。

同向德，华县高塘同家村人，生于一八八一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大刀队某小队长，同年七月在杜家湾被敌杀害。

王纪生，华县高塘王岭村人，生于一八九一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郭孝娃，华县高塘郭崖村人，生于一九〇一年，共产党员，村苏维埃委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高塘镇崇庆庵被敌杀害。

韩仲文，华县高塘朱张村人，生于一九〇六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高塘镇被敌杀害。

吉福生，华县高塘吉尧村人，生于一九〇七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高塘镇被敌杀害。

郭忠秀，华县高塘腰村人，生于一九〇一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本村因公遇难。

汪改明，华县高塘镇后村人，生于一八九二年，西北工农革命军司令部炊事员，一九二八年九月在高塘崇庆庵被敌杀害。

东鱼娃，华县高塘腰村人，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赵晃晃，华县高塘枣园村人，生于一八九一年，赤卫队员，起义失败后被敌逮捕，死于华县监狱之中。

左战彪，华县高塘北村人，生于一九〇七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赤卫队员，同年六月在大王村被敌杀害。

郭文娃，华县高塘北村人，生于一九〇七年，赤卫队员，一九二

八年六月在高塘银王河边被敌杀害。

郭映升，华县高塘寺城子人，生于一九〇八年，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苏维埃主席。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本村睡佛寺被敌杀害。

杜耀璋，华县高塘杜家村人，生于一九〇二年，西北工农革命军骑兵分队排长，一九二八年八月在华县圣山移山庙被敌杀害。

郭多娃，华县高塘吉河人，生于一八九二年，西北工农革命军战士，一九二八年八月在华县马王庙被敌杀害。

刘治银，华县高塘北村人，生于一八九七年，西北工农革命军战士，一九二八年七月在高塘水泉沟口被敌杀害。

王来栓，华县大明乡算王村人，生于一八八三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王松学，华县大明乡算王村人，生于一九〇八年，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一九二八年前往洛川县执行任务时牺牲。

王炳五，华县大明乡算王村人，生于一八八七年，赤卫队员，起义失败后在赤水被敌逮捕，一九二九年十月在华县监狱被折磨致死。

刘定娃，华县大明乡算王村人，生于一八九三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王忠娃，华县大明乡算王村人，生于一八八五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党朝娃，华县大明乡算王村人，生于一九〇五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颜苟来，华县大明乡算王村人，生于一九〇六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党支部委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王义娃，华县大明乡算王村人，生于一八八六年，共产党员，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王广录，华县大明乡算王村人，生于一九〇七年，一九二六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支部书记，村苏维埃主席，一九二八年六月在华县高塘阎君庙被敌杀害。

王广发，华县大明乡算王村人，生于一九〇〇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王进山，华县大明乡算王村人，生于一九〇六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王育兴，华县大明乡算王村人，生于一八八五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王克楨，华县大明乡算王村人，生于一八九二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东川河滩被敌杀害。

吴祖成，华县大明乡阎村人，生于一八九九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曾任支部书记，苏维埃委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高塘崇庆庵被敌杀害。

赵正娃，华县大明乡赵家村人，生于一九〇九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党支部委员，一九三一年在洛川县病故。

苏彦龙，华县大明乡秦家庄人，生于一八九九年，农协委员，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大明龙王庙被敌杀害。

高满满，华县大明乡高岭村人，生于一八九八年，陕东赤卫队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战斗中牺牲。

赵绪娃，华县大明乡郝尧村人，生于一九〇八年，西北工农革命军战士，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涧峪口战斗中负伤被俘；在处仁口被敌杀害。

史和平，华县大明乡姚河村人，生于一九〇五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战斗中，前往金惠罗家凹执行侦察任务，被敌杀害。

姚官娃，华县大明乡姚河村人，生于一九一一年，赤卫队员，一

九二八年七月在高塘枣园被敌杀害。

牛长海，华县大明乡姚河村人，生于一九〇三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金惠李岩被敌杀害。

张万海，华县大明乡水渠村人，生于一九〇六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金惠乡杜家原被敌杀害。

姚有娃，华县大明乡姚河村人，生于一九〇八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九日在桥峪口战斗中牺牲。

史根生，华县大明乡姚河村人，生于一九〇三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金惠罗家凹被敌杀害。

赵学德，华县大明乡渔池堡子人，生于一九一〇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金惠王原被敌杀害。

赵德璧，华县大明乡渔池西村人，生于一九〇四年，共产党员，曾任中共高塘区委书记，丰原里十六村苏维埃主席，起义失败后被敌追捕失踪。

赵兰新，华县大明乡渔池西村人，生于一九〇四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桥峪口战斗中牺牲。

赵双计，华县大明乡渔池堡子人，生于一九一一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赵振华，华县大明乡渔池堡子人，生于一九〇七年，共产党员，丰原里十六村苏维埃委员，一九二八年七月被敌活埋于高塘水泉沟口。

吉星照，华县大明乡渔池南场人，生于一九〇七年，共产党员，丰原里十六村苏维埃委员，一九二八年七月被敌活埋于高塘水泉沟口。

吕建清，华县大明乡吕楼村人，生于一八九二年，村农协委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韩志龙，华县金惠乡韩凹村人，生于一九一二年，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一九三二年在渭南被敌杀害。

韩登甲，华县金惠乡韩凹村人，生于一九〇七年，共产党员，村苏维埃代表，一九二八年九月在户县被敌杀害。

李维俊，华县金惠乡李家凹村人，生于一九〇六年，一九二四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宣化事件”后被敌逮捕，一九二八年六月被敌活埋于西安。

冀月亭，河北省人，生于一九〇五年，早期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曾任共青团渭南县委书记兼宣传委员，“宣化事件”后被敌逮捕，一九二八年六月在西安被敌活埋。

郭敏学，华县高塘腰村人，生于一九〇八年，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共产党员，丰原里十八村苏维埃主席，起义失败后随军转移河南，后长期坚持党的地下工作，积劳成疾，于一九三七年病故。

王文宗，陕西省渭南市党王镇人，生于一九〇〇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宣化事件”后被敌逮捕，一九二八年六月在西安被敌活埋。

薛汉卓，华县东阳乡箭峪口人，生于一九〇八年，一九二四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固市共青团县委组织部长，一九二八年在西安被敌杀害。

韩崇信，华县东阳乡留马村人，生于一九一二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一九二八年在高塘被敌杀害。

马步益，华县城关镇马斜村人，生于一九〇二年，一九二三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中共华县四区区委书记，“宣化事件”后被捕，一九二八年五月被敌摧残致死。

杨久娃，华县东阳乡江村人，生于一九一〇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苏维埃委员，一九二八年被敌杀害于圣山移山庙。

同丁山，华县高塘同家村人，生于一八九三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在本村被敌杀害。

同石头，华县高塘同家村人，生于一九〇一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在本村被敌杀害。

郭福生，华县高塘镇腰村人，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五月在战斗中负伤后在家去世。

史维汉，华县圣山乡史家湾人，生于一九〇四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村苏维埃委员，一九二九年在大王村被敌杀害。

王明周，华县东阳乡东王村人，生于一九〇二年，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村苏维埃主席，一九二八年七月一日在渭南镇丰原被敌杀害。

李春昌，华县东阳乡东王南场人，生于一九〇六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村苏维埃委员，一九二八年被敌追杀异乡。

杜有志，华县东阳乡堡子底村人，生于一九〇〇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村党支部书记，一九二八年在本村三教堂被敌杀害。

薛子正，华县东阳乡堡子底村人，生于一八九六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村苏维埃委员，一九三二年在华县病故。

李振杰，华县圣山乡大王村人，生于一九〇九年，一九二七年加入共产党，赤卫队员，一九三一年在渭南被敌杀害。

李彦林，华县圣山乡大王村人，生于一九〇六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在渭南被敌杀害。

毋忠英，华县大明乡三义村人，生于一九〇九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陕东赤卫队队员，起义失败后被敌追捕失踪。

王尚坟，华县大明乡算王村人，生于一八九七年，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高塘柿村被敌杀害。

赵德胜，华县东阳乡堡子底村人，生于一八九一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一九二八年在本村三教堂被敌杀害。

韩崇仁，华县东阳乡留马南场人，生于一九一〇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高塘镇战斗中牺牲。

薛凤祥，华县东阳乡北庵村人，生于一九〇八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赤卫队员，一九三一年在郑村被敌杀害。

王育斌，华县大明乡算王村人，生于一九〇五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起义失败后被敌追捕失踪。

王东百，华县大明乡算王村人，生于一八八七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金惠韩家凹被敌杀害。

赵炳坤，华县大明乡甘河村人，生于一九〇〇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金堆峪口庙内被敌杀害。

转生，华县大明乡方寨村人，生于一九〇二年，赤卫队员，起义失败后，在马峪口被敌杀害。

方保保，华县大明乡方寨村人，生于一九〇二年，赤卫队员，起义失败后，在马峪口被敌杀害。

李六锁，华县东阳乡东阳村人，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共青团员，赤卫队员，同年六月在核桃园河滩被敌杀害。

雷胜南，华县东阳乡东王村人，生于一九〇二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本村三帝庙被敌杀害。

宋彦虎，华县东阳乡宋斜村人，生于一八九三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被敌杀害于华县。

王福奎，华县东阳乡里寺村人，生于一八七八年，赤卫队员，一九二九年在西安陆军监狱被敌杀害。

王勤娃，华县东阳乡里寺村人，生于一九〇四年，赤卫队员，一

九二八年在谷堆堡被敌杀害。

詹理娃，华县大明乡詹村人，生于一八九六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金堆峪口战斗中牺牲。

李三娃，华县大明乡上墉村人，生于一九〇五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涧峪口战斗中牺牲于马原。

高女子，华县大明乡秋华沟人，生于一九〇三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涧峪口战斗中牺牲于马原。

史正中，华县大明乡姚河村人，生于一九〇四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前往金惠罗家凹执行任务被敌杀害。

张过兵，华县大明乡新庄人，生于一八八七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处仁口马原被敌杀害。

张年鉴，华县大明乡新庄村人，生于一八八九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处仁口马原被敌杀害。

张乱娃，华县大明乡上新庄村人，生于一八八五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处仁口马原被敌杀害。

陈积满，华县东阳乡黄麓口人，生于一九〇五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在桥峪口被敌杀害。

李竹娃，渭南市崇凝镇王家堡人，生于一八九四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在华县被敌杀害。

姜进生，华县东阳乡堡子底村人。生于一九一二年，儿童团团长，一九二八年在华县被敌杀害。

杨定女，华县东阳乡堡子底村人，生于一八八九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被敌杀害于西安。

雷绪生，华县东阳乡里寺村人，生于一九〇四年。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在敌监狱中死去。

吴战彪，华县大明乡阎村人，生于一九〇二年，共产党员，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高塘水泉沟口被敌活埋。

赵长根，华县大明乡赵家人，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起义失败后惨遭杀害。

赵家仁，华县大明乡赵家人，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起义失败后惨遭杀害。

赵满堂，华县大明乡赵家人，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共产党员，起义失败后惨遭杀害。

郭步升，华县大明乡张庄村人，共产党员，起义失败后被清乡团抓去严刑致残后病故。

王凤文，渭南市西原王埝村人，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村苏维埃主席，起义失败后，遭敌逮捕，折磨致死。

王怀玺，渭南市西原王埝村人，大革命时期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村苏维埃委员，起义失败后，遭敌追捕，病故异乡。

王善智，渭南市西原王埝村人，共产党员，村苏维埃委员，一九二八年七月在本村马王庙被敌杀害。

魏清海，华县高塘铁里堡人。生于一八九五年，一九二八四月参加革命，赤卫队员，起义失败后被捕，一九三三年在华县狱中被敌摧残致死。

裴延寿，渭南市城关镇西张村人，生于一八九九年，一九二三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一九二八年五月在渭南被敌杀害。

段桂清，渭南市线王乡段家村人，生于一九〇九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青团员，一九二八年去延安县枣园执行任务失踪。

刘恒财，渭南市丰原乡肖家村人，一九二八年参加革命，地下工作者，同年五月在镇安县被敌杀害。

杨培奇，渭南市双王乡杨刘村人，生于一九〇四年，一九二五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地下工作者，一九二八年九月在西安市被敌杀害。

李悦贤，渭南市双王乡赵村人，生于一九〇六年，共产党员，区委二书记，一九二九年在耀县杨家河病故。

张耀旭，渭南市人，生于一九〇五年，一九二七年参加革命，共产党员，渭南县委负责人，一九二八年牺牲。

孙继中，渭南市丰原乡闵家村人，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六月在本村被敌杀害。

夏礼清，渭南西原王埝村人，赤卫队员，一九二八年五月在战斗中负伤被俘后惨遭杀害。

杨同顺，渭南市桥南乡杨窑村人，赤卫队员，起义失败后被敌杀害。

刘九娃，渭南市桥南乡人，赤卫队员，起义失败后被敌杀害。

王生智，渭南市西原王埝村人，赤卫队员，起义失败后在本村马王庙被敌枪杀。

王生才，渭南市西原王埝村人，赤卫队员，起义失败后在本村马王庙被敌枪杀。

史天德，渭南市西原王埝村人，赤卫队员，起义失败后在本村马王庙被敌枪杀。

王善英，渭南市西原王埝村人，赤卫队员，起义失败后在本村马王庙被敌枪杀。

王维敬，渭南市西原王埝村人，赤卫队员，起义失败后在本村马王庙被敌枪杀。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渭华起义的革命先烈们身无半文，心忧天下，他们以劳苦大众的翻身解放为己任，置身家性

命于度外，为革命无私无畏地献出了自己年轻的宝贵的生命，烈士的鲜血洒遍了渭河两岸的沃土阡陌，烈士的忠骨湮殓在渭华高原的台原沟岔和秦岭山麓的丛林蒿莱之中。他们有的已被人民政府命名为烈士，有的连姓名也没有留下，有的虽没有命名为烈士，但是他们同样当之无愧地受到人民的追怀和崇敬，他们永远活在人民心中，他们的浩然正气永留人间，他们那闪光的名字将与人民共和国一起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共存。

编 后 记

渭华起义迄今已六十周年了。这次起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者用他们的鲜血和生命谱写了一曲气壮山河的革命史诗，尔后，他们又振奋这种闪光的革命精神，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为了人民共和国的强盛而披肝沥胆，不懈地奋斗。在共和国的旗帜上，寄托着他们雄伟的魂魄；在现代化的宏图上，凝结着他们精诚的心血；在创业史的诗篇上，挥洒着他们力战苦斗的汗水……。在纪念渭华起义六十周年之际，我们谨以此书献给在渭华起义革命斗争中英勇奋斗的革命先辈们。另外为发扬光大渭华起义的革命精神，激励教育后人，发挥文史资料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作用，也试图以此尽我们一点微薄的力量。

我们根据历年来征集的渭华起义历史资料，编写成为这本《渭华起义》文史资料，较为系统地叙述了从渭华地区党团组织的发展建立，到大革命时期渭华地区的农民运动，继而发展到轰轰烈烈的渭华起义这一时期的革命斗争史，并以专题形式从渭华起义中党的领导机构、革命武装、红色政权和反霸斗争等侧面反映了渭华起义的全貌，其目的是为使广大人民对这一革命斗争史实有进一步的了解，并提供给党史资料征集、研究单位和党史工作者研究参考，求得补充，修正，以臻完善。

本辑资料收录了渭华起义部分重要遗址的照片，并收录了部分近年来党和国家领导人对渭华起义的题词。至于有关渭华起义的历史文献、参加过渭华起义者的回忆文章，鉴于已在省、地党史资料刊物上多有刊载发表，本辑即不再收录。

本辑是由李宝才同志主持，马义文同志执笔组织编辑的，所收录的照片均由王进书、韩小惠同志拍摄。

本辑在编辑过程中，得到有关部门和当年参加渭华起义的老同志的热情关怀和大力支持，一些老同志审阅了初稿。曾任中共华县县委执行委员、共青团县委书记的王云同志专门为本书写了序言，吕剑人、

刘力贞同志题写了书名，谨此一并感谢。

渭华起义已六十年了，征集到的原始文件不多，特别是起义高潮中的文件更是凤毛麟角；参加起义的老同志及一些回忆文章对起义中的有些问题说法尚不一致，有待进一步征集、核实。加之我们人力及水平有限，遗漏差错在所难免，恳请了解情况的老同志和广大党史工作者指正、补充。

编 者

一九八七年十月